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六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六十九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六

明

莊烈帝

甲申崇禎十七年是年三月流賊陷京師五月福王由崧稱帝于南京以明年為弘光元年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臣等謹按歷代史家書法義例攸殊率于歷朝代嬗時意多偏私曲徇進退失宜如續綱目于元至正十五年後即標元國號大書明年臣等學識凡猥嘗擬崇禎甲申即應仿沿前例欽蒙我

通鑑輯覽將成司事者舉通鑑綱目三編之例於甲申歲欲大

皇上折衷至義昭示大公
面諭臣等以崇禎十七年明統猶存仍當大書紀歲即福王稱號尚可比于宋代建炎之例必俟蕪湖被執始書明亡因以揭萬世之閎綱袪百家之私議辨統系而必存其實垂法戒而永著為程

睿製煌煌為自古史臣發凡起例所未有以視春秋謹嚴後先一揆臣等謹首登卷端用彰

盛美自是以次編排悉敬遵

宸衷筆削洵非管牖之見所能仰測

高深于萬一云

春正月朔李自成僭號于西京

自成僭稱王改名自晟國號順改元永昌追尊其曾祖以

書順治元年分注崇禎十七年於下且凡勝朝事皆別書明而於李自成陷京師即繫以明亡余曰不可夫三編之例非述續編之例乎續編於元順帝二十七年即分注明年元主北奔而景以元亡去至正二十八年為洪武元年且自順帝十五年明

下加謚號以李繼遷為太祖設天佑殿大學士以牛金星為之增置六政府尚書設弘文館以下等官復五等爵大封功臣侯劉宗敏以下九人伯劉體純以下七十二人子三十人男五十五人草檄傳布遠近有云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又云獄囚累累士無報禮之心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痛見者扼腕是日大風霾黃霧四塞有邸從周者都司吏也長不滿三尺素懷義憤伺自成出乘醉直至其前戟手罵曰若一貧賤細民今妄據幕府僭稱偽號逆天背

祖起兵之後於凡元改即別書元以示異雖臣各私其君之義也而朕實鄙之蓋以理責人者必先以理自處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家之天下也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启今之時與亡明而尊本朝如明之於元其誰曰不可然朕不為也通鑑輯覽之書

理吾見汝屍之萬段也自成大怒立斫殺之

李建泰自請督師勦賊許之

帝聞自成僭號大驚召廷臣集議欲親征決戰建泰家曲沃富于貲請以私財餉軍率師西討帝曰卿若行朕當倣古推轂禮遂賜建泰敕幸正陽門樓親餞（行數里建泰所乘肩輿忽折衆以為不祥）建泰以宰輔督師兵食並絀所攜止五百人甫出都聞曲沃已破驚悸稱病日行三十里至定興吏民閉城不納建泰攻破之笞其長吏

之書非一時之書乃萬世之書於正統偏安之繫必公必平天命人心之嚮必嚴謹且正編續編既一正其旨視尊大之陋習而顧於本朝嬗代之際有所偏向是不有忝於心而貽來世之譏乎茲于甲申歲仍命大書崇禎十七年分書順治元年以别

抵保定賊鋒已逼知府何復字見元平度人同知邵宗元字景康碭山人方城守建泰叩城求入宗元等不許建泰以尚方劒恐之或曰金御史毓峒保定衛人監軍亟推出視信乃納之遂屯城中

以工部尚書范景文禮部侍郎邱瑜宜城人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李建泰既出督師景文遂與瑜同入閣輔政帝謂景文曰朕知卿久今急而用卿恨晚卿尚勉之景文請

即李自成陷京師亦不遠當明亡而福王以先元年亦令分注於下以俟攷年福王於江寧被執而後書明亡夫福王設於江南能自立未嘗不可為南北朝如宋高宗之創也而奈其日即恬淫以致天命去而人心失是非闖朝者欲究我兵咸而寧守

釋繫獄張國維郭景昌等帝立從其言李自成漸逼有請帝南幸者命集議閣中景文言固結人心堅守待援而已此外非臣所知帝是其言

張獻忠入四川

獻忠自荆州趨蜀陷夔州石砫土官秦良玉馳援兵寡敗歸先是秦良玉自夔州敗歸慷慨語其衆曰吾兄弟二人皆死王事吾以一孱婦人蒙國恩二十年今不幸至此其敢以餘生事逆賊哉悉召所部約曰有從賊者族無赦乃分兵守四境後賊招土司獨無敢至石砫者獻忠至萬縣水漲留屯三月已破涪州進

虎者自失其神器也若夫唐王桂王窮竄遐陬苟延旦夕此正與宋之帝昺帝昰同例不可仍以正統屬之用以示萬世守成之主思天命人心之難諶凜凜乎惴惴乎保祖宗所貽留為臣民所繫屬而不敢誤恃書法之可有高下為庶幾朕纂通鑑輯

陷佛圖關（注見前）時四川巡撫陳士奇（字平人漳浦人）已謝事駐重慶或勸之去士奇不可與副使陳纁知府王行儉（字質行宜興人）知縣王錫（新建人）等竭力拒守賊穴地轟城遂陷士奇等皆被執瑞王常浩亦與焉（王避闖賊自漢中來奔）指揮顧景泣告獻忠曰寧殺吾無害帝子賊怒遂害王并殺景天忽無雲而雷者三賊有震者獻忠大怒曰我殺人何與天事乃發巨礮與天角而盡殺士奇等

覽之本意或不
失春秋大一統
之義乎

二月李自成陷太原別遣將犯畿南陷真定

自成渡河連破蒲州汾州知府侯君招汾陽縣劉必達俱死之遂陷太原執晉王求桂恭王㭎十世孫賊脅入北京後不知所終巡撫蔡懋德字公虞崑山人本朝賜諡忠愍等死之中軍副總兵應時盛與懋德同擊賊懋德死遂與標丁王永魁等自刎官吏則有布政使趙建極副使毛文炳及妻趙氏妾陳氏參議藺剛中僉事畢拱辰知府孫康周同知李一清長史范志泰副將惠光祚都司張宏業及妻趙氏子凝秀指揮韓以雍千戶王德新司鼎晉府典仗官樊于奕等皆不屈死應時盛遼東人趙建極河南永寧人毛文炳鄭州人藺剛中陵縣人畢拱辰字星伯掖縣人孫康周字魯侯安邑人范志泰虞城人張宏業忻州人遂連陷黎

於列手除洪一覺
臣官之恐因所
總知而始終不
尤於偏狗甚至
軍旅大事亦令
參預如高起潛

城臨晉潞安執瀋世子進攻代州總兵周遇吉力拒
食盡退守寧武賊遂抵固關分兵趨真定檄總督徐
標臨清人降標斬其使率衆拒守真定知府邱茂華與
中軍謝加福害之以城降賊攻彰德趙王常涀亦降
下詔罪已
發帑金五千治守具詔天下勤王左都御史李邦華
請南遷及太子撫軍江南皆不報賊勢急復遣內臣
高起潛杜勳等分監邊鎮及近畿要害

爭喪師辱國嫉妬冒功前既縱惡已甚即疑象日砲亦由其挽權掣肘敗壞封疆又豈可終任刑餘以資擇衛乃當危急存亡之會而外則各邊監視內則京城守陴役悉委之宦侍未幾而鳴騶出迓投踵迎降畜貴固在之言若輩固甘心賣國狗彘

陳演罷

演在閣一無籌畫惟以賄聞賊入山西薊遼總督王永言請移寧遠總兵吳三桂于關門選士卒策應京師演持不可後帝決計行之演始不自安引疾求罷入辭自言佐理無狀當死帝怒曰汝死不足蔽辜叱之出演貲多不能遽行遂留京師

李自成陷寧武關總兵官周遇吉力戰死之

初遇吉駐代州憑城固守食盡退守寧武賊踵至大

不如而莊烈盡[illegible][illegible]深帖危不悟可嘆亦可恨也

呼五日不降即屠遇吉發大礮殺賊萬人設伏城中誘賊入復殺數千人城毀復完者再自成悉力攻破之遇吉巷戰徒步跳盪手殺數十人矢集如蝟毛被執罵賊死本朝賜謚忠武遇吉妻劉氏率婦女登屋射賊賊縱火焚之闔家俱死城中士民無降者自成集衆計曰此去歷大同陽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盡如寧武奈何不如且還俟再舉而大同總兵姜瓖宣府總兵王承允降表相繼至自成大喜遂長驅而東

三月大同總兵官姜瓖宣府監視太監杜勳俱降于李自成

自成將至大同巡撫衛景瑗（字仲玉韓城人）不知瓖已降賊歃血要與共守瓖詭言謂巡撫秦人將應賊代王果疑之不與相見及自成至瓖開門迎降自成殺代王傳𪉸（簡王桂十世孫）宗室殆盡景瑗被執自成欲官之景瑗擲地以頭觸階石血淋漓尋自縊死賊嘆為忠臣而去（分巡副使朱家仕盡驅妻妾子女入井而已從之一家死者十六人督儲郎中徐有聲山陰知

縣李倬亦死之　朱家仕河州人徐有聲金壇人李倬陜西人至宣府杜勲蟒玉鳴騶郊迎三十里外廵撫朱之馮字樂三大興人登城誓守將士皆散走嘿無應者之馮撫膺嘆曰不意人心至此俄賊入城之馮南向叩頭縊死城樓下同時死難者督粮通判朱敏泰諸生姚時中投繯死副將甯龍罵賊死繫獄總兵官董用文副將劉元卿及里居知縣申以孝並不屈死其他婦女死義者十餘人

蔣德璟罷

李建泰自保定疏請南遷帝召廷臣于平臺諭曰國

君死社稷朕將馬往德璟與少詹事項煜請命太子往江南帝不答給事中光時亨追論練餉之害德璟擬旨有向來小人倡為練餉致民窮禍結等語帝不悅責其朋比罷之德璟移寓外城無何都城陷得逸去而李建泰在保定賊亦尋至其部下為賊內應城遂陷知府何復同知邵宗元御史金毓峒及中官方正化鄉官張羅俊等皆不屈死建泰竟降賊

封總兵官吳三桂唐通左良玉黃得功俱為伯

李自成犯居庸守將唐通太監杜之秩以關降

通先以兵入衛命與杜之秩同守居庸已而自成至
通與之秩俱降賊遂入關陷昌平焚十二陵總兵官
李守鑅力戰死始自成欲知京師虛實往往遣其徒
輦重貲賈販都市又令充部院掾吏探刺機密朝廷
有謀議千里立馳報及是昌平已陷兵部發騎偵探
輒被勾去無一還者賊遊騎至平則門都人猶未知
也帝召問羣臣莫對有泣者頃之賊環攻九門門外
先設三大營賊至悉降守陴者寥寥益以內侍內侍

專守城事百司皆不敢問丙午十八日自成設座彰儀門外降賊太監杜勳侍呼城上人請入城見帝監視太監曹化淳等縋之入内勳盛稱賊勢請帝自為計帝怒叱之出手書親征詔召駙馬都尉鞏永固字洪圖宛平人尚光宗女樂安公主以家丁護太子南行永固叩頭曰親臣不藏甲臣安敢有家丁相向涕泣而已

京師陷帝崩于煤山

杜勳既叱出曹化淳等復縋之下城勳顧謂曰吾輩

宮貴固在也及日晡化淳遂啓彰儀門賊盡入帝出宮登煤山望見烽火徹天嘆息曰苦我民耳徘徊久之還宮命分送太子永定二王于周奎田宏遇陜西人田貴妃父時貴妃已卒第以劒斫長平公主嘆曰汝何故生我家太子投奎家不得入匿侍奄外舍後為奄獻于自成永定二王亦被執皆不屈自成羈之宮中尋封太子為宋王挾之西去不知所終長平公主絶而復甦至本朝順治二年命前所選駙馬周顯復尚故主土田邸第賜予有加主涕泣逾年病卒趣皇后自盡后即承旨自經又斫袁妃嬪數人翌日昧爽內城亦陷鳴鐘集百官無至

者帝乃復登煤山書衣襟為遺詔曰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賊直逼京師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以帛自縊于山亭遂崩太監王承恩縊于側李自成氊笠縹衣乘烏駁馬入承天門偽丞相牛金星尚書宋企郊乾州人以吏部員外郎家居降賊等騎而從登皇極殿下令大索帝后期百官三日朝見已知帝后崩自成命以宮扉載出盛柳棺置東華門外百姓過者皆掩泣

尋選殯昌平州州之士民率錢募夫葬之田妃墓內
斬莛藋而封之一切簡率　田妃墓在鹿馬山妃前
卒葬此
時羣臣殉難者文臣則大學士范景文 景文縊至宮門
遇宮人曰駕出矣復趨朝房賊已塞道從者請易服
還邸景文曰駕出安歸赴雙塔寺旁古井死其妾閻
之邸自經死
本朝賜謚文忠
尚書倪元璐 元璐聞難北向拜父南向拜母自縊而絕一門
殉節者十三人
本朝賜謚文正
左都御史李邦華 邦華走文丞相祠北向再拜三
捐信國作絕命詞自經
死本朝賜謚忠肅
協理京營兵部右侍郎王家
彥 城陷家彥向闕叩頭投城下不死縊于民舍而
絕本朝賜謚忠毅　家彥字開美莆田人
刑
部右侍郎孟兆祥 兆祥奉命守正陽門賊至自縊門
下子進士章明亦縊死兆祥妻呂

氏章明妻王氏亦同日並縊本朝賜兆祥謚忠靖章明謚貞孝兆祥字允吉交河人

左副都御史施邦曜

邦曜聞城陷自縊僕解之復蘇邦曜叱曰若知大義毋阻我死遂仰藥而絕本朝賜謚忠愍邦曜字爾韜餘姚人

大理寺卿凌義渠

義渠聞難以首觸柱流血被面乃取平生所閱書盡焚之曰無被賊手汙也服緋正笏向闕拜復南向稽首作書辭父閣戶自經本朝賜謚忠介義渠字駿甫烏程人

太常少卿吳麟徵

麟徵奉命守西直門賊詐為勤王兵請入中官欲納之麟徵不可以土石塞其門募死士縋城襲擊多所斬獲及城陷入道旁祠作書訣家人自經死本朝賜謚忠肅麟徵字聖生海鹽人

右庶子周鳳翔

都城陷或有傳帝南幸者鳳翔趨入朝見魏藻德陳演等羣入而自成方據御座鳳翔至殿前大哭急從左掖門出

賊亦不問歸至邸作書辭二親題詩壁間自經死　本朝賜謚文忠　鳳翔字儀伯山陰人

左諭德馬世奇

城陷世奇方早食投筯起問帝安在或言已出城明日知帝崩東宮二王被執作書別母肅衣冠捧所署司經局印望闕再拜自經妾李氏朱氏並先縊死　本朝賜謚文肅

左中允劉理順

城陷理順與妻萬氏妾李氏子孝廉并婢僕十八人闔門縊死羣盜多中州人聞其死入唁曰此吾鄉之劉狀元也居鄉多厚德何遽死羅拜號泣而去　本朝賜謚文烈　理順字復禮杞縣人

檢討汪偉

京城陷偉語繼妻耿氏善撫幼子耿泣曰我獨不能從公死乎因以幼子屬其弟衣新衣上下縫引刀自剄不死復投繯而絕偉欣然曰是成吾志移其屍于堂援筆書于壁曰日講官翰林院檢討汪偉同繼妻耿氏死節處乃自經　本朝賜謚文毅　偉字叔度休寧人

太僕寺丞

申佳允 佳允出近畿聞馬閒李自成破居庸關流涕曰京師必不守矣疾馳入都貽子涵光書曰吾受國恩當以死報城陷冠帶辭母策馬至王恭廠將投井從者持之下馬停見灌哇巨井急躍入僕號呼欲出之佳允亦呼曰告太安人有子作忠臣勿過傷也遂死 本朝賜謚端愍 佳允字孔嘉永年人

給事中吳甘來 甘來聞變疾走皇城不得入退作絕命詞盡取疏草焚之曰賊寇縱横從持議論無益毫末留之罪彌大正衣冠北向拜投繯死 本朝賜謚莊介 甘來字和江西新昌人

御史王章 章與給事中光時亨守阜成門賊入城時亨要章走俄賊突至厲呼下馬時亨倉皇下跪乞降章罵賊不顧賊攢槊刺死 本朝賜謚節愍 章字漢臣武進人

陳良謨 良謨母老已未有子而妾時氏方娠乃謂之曰吾且死汝幸姙身急歸父母家時泣曰公殉國妾不當殉公耶倘不

幸有他不如無子良謨曰能如是乎時乃先就縊既死良謨整衣冠望闕拜亦自縊　本朝賜謚恭潔

良謨字士亮鄞人時氏京師人

陳純德

奉命督學畿輔因賊警還都及城陷慟哭作書別父母送自經福王時謚恭節　純德字靜生零陵人

趙譔

巡視中城城陷罵賊被殺

兵部郎中成德

德聞帝崩慟哭持雞酒奔奠梓宮前觸地流血賊露刃脅之不為動奠畢歸家有妹年二十餘因家難未嫁德顧之曰我死汝何依妹請先死德稱善哭而視其繼繼室霍氏請繼之德痛不及祖入別其母母哭盡哀出而自縊母見子女及子婦皆死亦投繯死闔門死難　本朝賜謚介愍　德字元升霍州人

郎中周之茂

需次都下賊搜得之不屈被害　之茂字松如黃麻人

吏部員外郎許直

直聞帝崩一慟幾絕客以七十老父為解直曰不死辱及所生乃作書寄父賊絕命

詩六章閭戶自經死 本朝賜謚忠愍 直字魯若如皋人 兵部員外郎金鉉鉉巡視皇城京師陷慟哭急超入朝見宮入狂奔出知帝已崩解牙牌北向四拜投金水河從者力挽之鉉怒奮臂躍入死母章妻王弟錝並同日死 本朝賜謚忠潔 鉉字伯玉武進人占籍順天之大興 員外郎甯丞烈管太倉銀庫城陷自經于官廨 丞烈字養純大興人 中書宋天顯被執自經天顯松江華亭人 光祿寺署丞于騰雲賊至語其妻曰我為朝臣汝亦命婦不可汙賊夫婦並衣命服從容自經 騰雲順天人 兵馬司指揮姚成城陷自經 成字孝成餘姚人 知州馬象乾居京師賊入率妻及子女五人並縊 凡數十人又布衣湯文瓔者慟哭自投書其衣曰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則文丞相之心賊徒見者皆歎其忠

勳戚則宣城伯衛時春時春掌後府京師陷懷鐵券闔門十七人皆赴井死時春穎六世孫

惠安伯張慶臻都城陷慶臻召親黨盡散貲財闔家自焚死福王時謚忠武

新城侯王國興城陷自焚死國興熹宗母孝和太后弟昇之子

新樂侯劉文炳文炳以孝純皇太后弟子嗣封侯太后帝生母也文炳素與太學生申湛然布衣黄尼麓講明忠義賊攻西直門勢益急尼麓踉蹌告文炳宜自為計時太后母瀛國太夫人尚在文炳與其母杜氏計太夫人篤老不可俱燼請匿之湛然家杜氏曰太夫人得所我與若妻妹俱死耳外城陷文炳馳至崇文門殺賊數十人馳歸第母妻及其妹已俱縊死家人共焚樓火烈不得入至後園與叔繼祖俱投井死弟文燿守外城城破奔還覓文炳死所大書牌井旁曰左都督劉文燿同兄文炳畢命報國處亦投井

死闔門死者四十二人而湛然以恩瀛國太夫人為賊拷掠終不言體糜爛以死　劉文炳字湛籍宛平人申湛然黄尼麓亦俱宛平人

駙馬都尉鞏永固都城陷時公主已甍未葬永固以黄繩縛子女五人繫柩旁曰此帝甥不可汙賊手挈劍自刎闔室焚死福王時謚貞愍

及錦衣衛指揮同知李若珪賊陷作絶命詞自縊死千户高文采一家十七人皆自殺等俱同時死宮人魏氏臨御河大呼曰有志者當自為計遂投河死頃刻間從死者一二百人又有宮人費氏者自投眢井中賊鈎出見其姿容爭奪之費紿我長公主也羣賊不敢逼擁見自成自成命中官審視非是以賞部將羅某費復紿羅曰我實天潢義難茍合將軍宜擇吉成禮羅喜置酒極歡費懷利刀俟羅醉斷其喉立死因自詫曰我一弱女子殺一賊帥足矣遂自刎自成聞大驚令收

葬之越三日己酉昧爽成國公朱純臣能七世孫太學士魏藻德陳演等率百官入賀演首勸進自成不許大改官制六部曰六政府司官曰從事六科曰諫議十三道曰直指使翰林院曰弘文館巡撫曰節度使其餘改者甚多召見朝官以大僚多誤國概因繫之庶官則或用或否用者下吏政府銓除不用者拷掠取貲繫純臣藻德演及諸勳戚大臣等悉付劉宗敏營藻德與馬世奇家人泣曰我不能為若主今求死不得矣拷掠責賕賂至灼肉折脛備諸慘毒金足輒殺之是時畿內府州縣俱降山東河南亦多附自成謂

真得天命令牛金星等撰登極儀諏吉日及自成升
座忽若有神人擊之者座下龍爪鬣俱動自成恐亟
下鑄金璽及永昌錢皆不就聞山海關吳三桂兵起
益大沮喪謀歸西安
夏四月我
大清兵破李自成于山海關自成奔還京師僭號于武英
殿遂奔山西
初吳三桂奉詔入援至山海關聞京師陷猶豫不進

自成執其父襄令作書招之三桂欲降至灤州聞愛姬陳沅被劉宗敏掠去憤甚疾歸山海襲破賊將自成怒親部賊十餘萬執吳襄于軍東攻山海關以別將從一片石關名在永平府撫寧縣東北越關外三桂懼乞降于我

大清求共討賊時統兵睿親王師次翁後得三桂書即遣使報之大略言聞明崇禎帝滅于流賊不勝髮指故率仁義之師沉舟破釜誓不返旌期必滅賊出民水火伯遣使致書深為喜悅若率衆來歸必封以故土晉為藩王國讐可報身家可保三

桂復請速進兵遂疾馳至沙河三桂報賊已出邊立

寨柵

大軍迎擊之敗賊將唐通于一片石至山海關三桂開

關出迎我

大清令三桂兵繫白布為識使之先驅遂入關時賊衆

皆多歷戰陣殊剽悍陣于關内自北山亘海

大軍布陣不能横及海岸乃令軍士鱗次布列對賊陣

尾伺其氣衰奮擊之且戒勿越伍躁進違節制陣既

列三桂居右翼之末先悉其衆搏戰賊力鬬圍開復

合戰良久

大軍從三桂陣右突出衝賊中堅萬馬奔騰飛矢雨墮

天大風沙石飛走擊賊如雹自成方登高岡觀戰知

為

大清兵急策馬下岡走賊衆大潰自相殘踏死者無算

僵屍遍野溝水盡赤自成奔永平

大軍追之三桂先驅至永平自成殺吳襄走還京師時牛金星居守諸降人往謁執門生禮甚恭金星曰訛言方起諸君宜簡出由是降者始懼多竄伏矣乃

悉鎔所拷索金及宮中帑藏器皿鑄為餅每餅千金約數萬餅騾車載歸西安二十九日僭帝號于武英殿追遵七代皆為帝后立妻高氏為皇后自成被冠冕列伏受朝金星代行郊天禮是夕焚宮殿及九門城樓詰旦挾太子二王西走而使偽將軍左光先谷可成為後衛自成勒諸璫悉取其金玉珠寶及出宮令羣賊各執守城白楊杖逐之不分貴賤皆號泣徒跣敗面流血走出京城門外

五月

大軍定京師

自成既西奔我

大軍所至諭以定亂安民共享太平之意百姓竄匿山谷者悉還鄉里迎降恐後遂整兵入京城故明諸臣迎于五里外下令安輯百姓民間安堵如故命以禮改葬崇禎帝后建碑亭殿廡悉如典制並葬帝妃袁氏兩公主及熹宗后張氏神宗妃劉氏皆如禮令臣民服喪三日尋議加謚曰莊烈愍皇帝陵曰思陵

明史贊曰帝承神熹之後慨然有為沉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在廷則門戶糾紛疆埸則將驕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可謂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勤惕厲殫心治理而用匪其人益以僨事乃復信任宦官布列要地舉措失當制置乖方祚訖運移身罹禍變豈非氣數使然哉迨至大命有歸妖氛盡掃而帝得加謚建陵典禮優厚是則

聖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家難而不辱其身為亡國之義烈矣

明兵部尚書史可法等奉福王有崧神宗孫福恭王常洵長子初封德昌王崇禎十六年嗣封福王監國于南京

北都既陷莊烈帝殉社稷四月己巳報至南京人心

續通鑑綱目於元順帝至正十五年明太祖起兵之後即書元

以去其正統此大不可者至崇禎甲申以後本朝已定鼎燕京而福王雖偏安江南亦即適成彼執明亡則甲申五月以後乙酉五月以前明之正統雖未亡而明之偏安已不保故用元順帝十五年以後之例書明以別之然固不如綱綱目之左袒也

惶懼時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史可法方督師勤王在浦口諸大臣議立君而福王由崧與潞王常淓（穆宗孫潞簡王翊鏐之子）俱以避賊至淮安倫序當屬福王諸臣慮福王立或追怨妖書及梃擊移宮等案潞王立則無後患且可邀功陰主之者廢籍禮部侍郎錢謙益及郎中周鑣（字仲馭金壇人）僉事雷縯祚（注見前）力持其議者兵部侍郎呂大器（字儼若遂寧人）而右都御史張愼言（字金銘陽城人）詹事姜曰廣（字居之新建人）皆然之移牒可法（大略言福王倫序當立而有七

不可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也潞王神宗之姪賢明當立可法遂還南京而鳳陽總督馬士英利福王昏庸欲立之密與操江誠意伯劉孔昭基之十二世孫總兵高傑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等結而致書于可法可法意未決甲申守備南京魏國公徐弘基達之十世孫等戶部尚書高宏圖字研文膠州人等南京守備太監韓贊周等集議于朝大器署禮兵二部印不肯下筆吏科給事中李沾松江華亭人厲聲言今日有異議者死之孔昭亦面斥大器而士英握

兵于外與諸將送福王至儀真連營江北勢甚張可法不得已乃以福王名告廟時文武官供集内官宅韓贊周令各署名箱姜曰廣曰無忽遽請祭告奉先殿而後行明日至奉先殿諸勲臣語侵史可法曰廣呵之于是羣小咸目攝曰廣乙酉迎王于江浦丁亥百官迎見于龍江關在江寧縣西儀鳳門外王素服角帶哭五月戊子朔王謁孝陵奉先殿出居内守備府羣臣入朝王色赧欲避可法曰王毋避宜正受既朝議戰守可法曰王宜素服郊次發師北征示天下以必報讎之義王唯唯明日再朝出議

監國事張愼言曰國虚無人可遂即大位可法曰太
子存亡未卜倘南來若何劉孔昭曰今日既定誰敢
復更可法曰徐之乃退又明日王監國
明福王以史可法高宏圖姜曰廣王鐸孟津人竝爲東閣
大學士入閣辦事馬士英爲東閣大學士仍總督鳳陽
等處軍務
時廷推閣臣劉孔昭攘臂欲並列衆以勲臣無入閣
例遏之孔昭勃然曰即我不可馬士英何不可乃并

推士英又議起廢競舉鄭三俊劉宗周徐石麒孔昭舉阮大鋮可法曰先帝欽定逆案毋復言越二日拜可法宏圖士英並為大學士可法仍掌兵部事士英仍督師鳳陽姜曰廣先以曾有異議不用及再推詞臣乃以曰廣及王鐸等名上遂與鐸並命又以張慎言為吏部尚書起劉宗周為左都御史宗周聞京師陷方召募義旅討賊未發而福王立遂起故官徐石麒為右都御史尋改吏部尚書兵部尚書張國維以原官回部協理京營戎政莊烈帝令國維赴江

浙督餉出都十日餘皆遷擢有差而城陷至是始還

明福王稱帝于南京以史可法督師江北召馬士英入閣辦事

史可法定京營制如北都故事侍衛及錦衣衛諸軍悉入伍操練錦衣東西兩司房及南北兩鎮撫司官不備設以杜告密安人心時馬士英旦夕冀入相及督師鳳陽命下大怒以可法所與士英七不可書奏之王且令高傑等疏趣可法視師而自擁兵入覲拜

表即行可法遂請出師督鎮淮揚王命以便宜行事各鎮並聽節制十五日壬寅王稱帝于南京癸丑士英即入閣佐理仍掌兵部尚書事乙巳可法陛辭請以總兵劉肇基（字鼎維遼東人）于永綏李棲鳳卜從善金聲桓（字虎夫遼東衛人）等隨征從之（可法啟行即遣使訪崇禎帝后梓宮及太子二王所在復奉命祭告泗鳳二陵祭畢上疏言鳳泗境中蒿萊滿目陛下見之當益悲憤願慎終如始戰兢惕厲無時怠荒二祖列宗必默祐中興若不思遠略咸斷不靈東南一隅未可保也王嘉答之時李自成棄京師西走青州諸郡縣並殺偽官據城自保未知南都擁立事可法請速頒監國登極二詔慰山東河北軍

民心開禮賢館招四方才智下僚有才被棄者亦悉
舉任用之以監紀推官應廷吉領其事幕府稱得人

明分淮揚鳳廬為四鎮以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領之

時議分江北為四鎮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經理山東一路高傑轄徐泗駐泗水經理開歸一路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經理陳杞一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經理光固一路仍進得功靖南侯封傑興平伯澤清東平伯良佐廣昌伯時得功澤清傑爭欲駐揚州

四鎮中惟黃得功猶具勇敢樸

之衆兼湘身而始終殊有足視若高傑攻城掠民屠分閭而行同寇賊以史可法之節鎮後伏爲其素所心憚正當乘此變色汗背時二聲罪切責折其驕蹇之萌且爾時三鎮帖然聽命傑即無狀未敢遽行搆亂也乃一意坦懷相與不惟不知感

傑先至固欲入城揚州民畏傑不納傑攻城急日掠村廂婦女民益惡之知府馬鳴騄褒城人推官湯來賀南豐人堅守月餘進士鄭元勲家城中身詣傑營責以大義傑頗感悟爲斂兵五里外城西北得暫啟門以進薪而守城者負約數以矢石中傑兵傑兵復進揚人疑以元勲通傑遂遇害鄭元勲歙縣人傑知不可攻意稍怠而澤清亦大掠淮上臨淮不納良佐軍亦被攻王命可法往解得功良佐澤清皆聽命乃詣傑營傑憚可法夜掘坎十百埋骸骨旦日謁可法帳中詞色俱變汗浹背可法坦懷待之接

已將命心生易視民由明季陋習卑尚詞偽推其末流賢者不免被萬元吉之齎金出犒用博還官人無詩矣語云一木難支已大厦已傾之後庸有冀乎

偏裨以溫語傑大喜過望然傑亦自是易可法用已甲士防衛文檄必取視而後行可法夷然為具疏屯其衆于瓜州傑又大喜可法乃開府揚州（職方主事萬元吉請）奉詔宣諭四鎮且發萬金犒高傑令保江淮乃渡江詣將營約兵奬王室諸將嬉漸解廷議以元吉能輯諸鎮擢太僕少卿監視江北軍務

明進封左良玉為寧南侯

先是莊烈帝詔封良玉為寧南伯許功成世守武昌給事中左懋第（字蘿石萊陽人）使道督戰（事在是年正月）良玉乃條

日月進兵狀以聞疏入未奉旨而京師陷福王立詔至其部下有異議不欲開讀巡撫何騰蛟字雲從黎平衛人急至良玉所爭之而良玉以從正紀良玉所置官名盧鼎言開讀如禮諸將尚洶洶欲引兵東下良玉慟哭不許盡出所藏金銀綵物散之諸將曰此皆先帝賜也受國厚恩禍變至此良玉何心獨有之乎于是諸將噭然皆哭副將馬士秀奮曰有不奉公令復言東下者吾擊之以巨艦置礟斷江衆乃定會王命進良玉爵

為侯癃一子錦衣千户以上流之事專委良玉制書到楚而良玉賀表亦至時李自成敗于闖門良玉得以其間稍復楚西境之荊州德安承天而騰蛟及總督袁繼咸字季春宜春人居江西皆與良玉善南都倚為屏蔽良王兵八十萬號百萬前五營為親軍後五营為降軍每春秋肄兵武昌諸山一山幟一色山谷為滿軍法用兩人夾馬馳曰過對馬足動地殷如雷聲聞數里諸鎮兵惟高傑最强不及良玉遠甚然良玉自朱仙鎮之敗精鋭畧盡其後歸者皆烏合軍容雖壯法令不復相攝而是時良玉亦老且病無出兵之意矣

明分置應天蘇松巡撫

以左懋第為應天安徽巡撫祁彪佳字宏吉浙江山陰人為蘇松巡撫時蘇州諸生檄討其鄉官從賊者奸民和之少詹事項煜及大理寺正錢位坤通政司參議宋學顯吳縣人禮部員外郎湯有慶長洲人之家皆被焚劫常熟又焚給事中時敏家彪佳請議從逆諸臣罪而治焚掠之徒以加等從之時高傑駐瓜洲跋扈甚彪佳赴期往會至期風大作傑意彪佳必無來彪佳攜數卒衝風渡傑大駭異盡撤兵衛會彪佳于大觀樓彪佳披肝膈勉以忠義共獎王

室傑感泣曰傑閱人多矣如公傑甘為死公一日在吳傑一日遵公約矣共飯而别

明以忻城伯趙之龍永樂功臣尋八世孫總督京營戎政

明淮揚廵撫路振飛字見白曲周人擊賊黨董學禮于宿遷走之

先是流賊陷山西振飛遣將十七人分道防河由徐泗宿遷至安東沭陽且團練鄉兵犒以牛酒得兩淮間勁卒數萬至是河南副使吕弼周鄢平人為賊節度使進逼淮上進士武愫涇陽人為賊防禦使招撫徐沛間而賊所遣偽制將軍董學禮等據宿遷振飛擊擒弼

周懐走學禮竿磔周法場命軍士人射三矢乃解磔之縛懐徇諸市鞭八十檻車送南京誅之會馬士英欲用所親田仰盧陵人為淮揚巡撫乃罷振飛振飛亦遭母喪無家可歸遂流寓蘇州振飛在淮安與巡按御史王燮頗號名義士同心戮力自振飛既去王燮亦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而劉澤清來居淮城威福自擅散遣義士其桀驁者籍之部下刼掠村落一空又大興土木造宅壯麗僭擬皇居與田仰日肆歡飲士民憤怨時山東郡縣已歸我大清王燮亦不能往但逡巡河上而已

六月明追上崇禎帝后謚號

命謚崇禎帝曰烈皇帝廟號思宗趙之龍欲傾高弘圖以思非美謚上疏糾駁尋改曰毅宗周后曰孝節皇后又追謚其祖母鄭貴妃曰孝寧太后考福恭王曰恭皇帝尋改謚孝皇帝尊其墓曰熙陵別立專廟上嫡母鄒氏尊號曰恪貞仁壽皇太后時太僕少卿萬元吉請修建文實錄復其尊稱并還懿文改號祀之寢園以建文配而速褒靖難死事諸臣以作忠義之氣命從之乃追復懿文太子廟號追謚建文帝曰惠宗讓皇帝復封其弟允熥等為王并上景帝廟號曰代宗改謚孝宗張后曰孝成皇后方孝孺等皆為贈謚立祠又聞崇禎太子及永定二王皆為李自成所害乃追謚太子曰獻愍定王曰哀永王曰悼

明召阮大鋮陛見

大鋮名掛逆案失職久廢崇禎末以避流賊居南京頗招納遊俠為談兵說劍覬以邊才召無錫顧杲吳縣楊廷樞等皆復社中名士方聚講南京惡大鋮甚作留都防亂揭逐之大鋮懼乃閉門謝客獨與馬士英深相結福王既立士英秉政招權罔利日事報復時高宏圖姜曰廣張慎言等皆以宿德在位將以次引海內人望而士英必欲起大鋮因薦大鋮知兵初

大鋮在南京與守備太監韓贊周暱及北都既陷中官悉南奔大鋮因贊周遍結之為羣奄言東林當日所以危貴妃福王者以潛傾史可法等羣奄更極口稱大鋮才士英亦言大鋮從山中致書與定策謀為白其附璫贊導無實跡遂命大鋮冠帶陛見大鋮乃上守江策陳三要兩合十四隙疏并自白孤忠被陷痛詆孫慎行魏大中左光斗且指大中為大逆于是大學士姜曰廣侍郎呂大器懷遠侯常延齡開平王遇春十

一世孫等並言大鋮逆案巨魁不可召給事中羅萬象應天府丞郭維經字六修江西龍泉人大理寺丞詹兆恒字月如廣信永豐人亦各言逆案不可翻兆恒疏畧言先皇手定逆案芟刈羣凶第一美政今者大讐未報乃忽召大鋮還之冠帶豈不上傷先帝靈下短忠義氣哉疏奏命取逆案進覽兆恒即上進而士英亦以是日進三朝要典乃切責萬象等弘圖復請下九卿會議亦不聽

明吏部尚書張慎言罷

時大起廢籍慎言薦前大學士吳甡前尚書鄭三俊

王命召甡陛見一日朝罷誠意伯劉孔昭忻城伯趙之龍羣詬于廷指慎言及甡為奸邪叱咤徹殿陛給事中羅萬象言慎言平生具在甡素有清望安得指為奸邪孔昭等伏地痛哭謂慎言舉用文臣不及武臣囂爭不已孔昭至欲手刃慎言韓贊周呵之乃止既退又疏劾慎言極詆三俊且謂慎言當迎立時阻難懷二心乞寢甡陛見命且議慎言欺蔽罪慎言疏辨因乞休時兩解之萬象又言首膺封爵者四鎮也新改京營又加二鎮銜何嘗不

用武年來封疆之法先帝多寬武臣武臣報先帝者安在祖制以粟擬歸閣臣參駁歸言官不聞委黜臣以糾劾也使勳臣得兼糾劾文臣可勝逆哉史可法奏慎言疏薦無不當諸臣痛哭喧呼滅絕法紀恐驕弁悍卒益輕朝廷御史王孫蕃言用人吏部職掌奈何廷辱冢宰

宏圖等亦以不能戢和文武各疏請罷俱不允而吳甡亦竟不復召慎言乃再疏乞休遂許其請且諭之曰晉疆未復鄉已無家可歸沿途僑寓需召慎言逐流寓蕪湖宣城間至國亡後疽發于背戒勿藥卒

明總兵劉澤清入朝于南京吏部侍郎呂大器罷

先是諸臣議擁立時大器主錢謙益雷縯祚言欲立潞王事具前及馬士英等推戴福王因遷大器吏部左侍郎大器以異議絀自危乃上疏劾士英言其擁兵入朝覬留政地翻先皇手定逆案欲躋阮大鋮中樞其子以銅臭為都督女弟夫未履行陣授總戎婣婭越其杰田仰楊文驄字龍友貴陽人先朝罪人盡登膴仕亂名器夫吳甡鄭三俊臣不謂無一事失而端方諒直終為海内正人之歸士英大鋮臣不謂無一技長而

江左雖處下游未始不可據以南宋臨安之局第建炎時有張韓劉岳諸人力足恤圍助勢是以勢同累卵而半壁猶可支持若福王志量既不知以康王自期又分鎮非人如劉澤清高傑等悍然尾大不掉抑且互相傾軋遙制朝權雖史可法之忠貞

奸回邪慝終為社稷無窮之禍至是澤清入朝疏糾大器績祚懷異圖面薦逆案張捷人丹陽鄒之麟人武進張孫振人霍山等時武臣各占分地賦入不以上供恣其所用置封疆兵事一切不問與廷臣互分黨援干預朝政擠排異己奏牘紛如紀綱盡裂而澤清所言尤狂悖擁立之初即援靖康故事請以五月改元又請宥故輔周延儒助餉贓銀又請禁巡按不得拏訪追贓請法司嚴緝故總督侯恂及其子方域時皆曲意從之及是入朝復阿士英指力糾大器等侯方域字朝宗大器遂乞休去以手書藍國告廟文送內閣明無他士英憾未已令太常少卿李沾劾之遂削大器籍復命法司逮治

不能消其跋扈況馬士英之奸究甚至挾以要君宜其交訌日深而淪胥莫挽矣

之尋以蜀地盡失無可蹤跡而止大器既去沾得超擢左都御史而謙益亦以附士英大鉞以為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

明鎮江軍亂

時史可法部將于永綬等四人駐京口浙江入衛都司黃之奎亦部水陸兵四千戍其地之奎御軍嚴四將兵恣橫刃傷民浙江縛而投之江遂有隙已而守備李大開統浙兵斫鎮兵馬鎮兵與相擊遂有隙射殺大開亂兵大焚掠死者四百人會巡撫祁彪佳至

永綬等逋去彪佳劾治四將罪賙䘏被難家民大悅

前給事中熊汝霖赴召途中上言臣自丹陽來知浙兵為邉兵所擊火民居十餘里邉帥有言四鎮以敍掠獲封賞我何憚不為臣意四鎮必殺然北征一雪此恥令戀戀淮揚何也况一鎮之餉多至六十萬勢必不能供即倣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北開屯設府曾與寇之內而遽以藩籬視之䟽奏不省　熊汝霖字雨殷餘姚人

明馬士英乞罷慰留之

士英當國畏東林倚左良玉為難謾語修好而陰忌之良玉不自安屬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廵按御史

黃澍倚良玉而斥士英雖不得為敢言亦足褫老奸之魄福王聞言竟勅欲令避位不始非一

黃澍入賀陰伺朝廷動靜澍挾良玉勢當陛見面數士英奸貪不法且言嘗受張獻忠偽官周文江麻城人重賄為題授參將罪當斬志孔亦論士英罔上行私諸罪司禮太監韓爾周叱志孔退士英跪乞處分澍舉笏直擊其背曰願與奸臣同死士英大號呼贊周即執志孔候命時有內諭贊周欲令士英避位士英佯引疾請罷而賂福邸舊奄田成張執中等泣愬曰上非馬公不得立逐馬公天下將議上背恩矣且馬公去誰念

隙之萌可畏也曰萬一無如士英素諂其柔懦不能割斷自如而搖奪又樂其矣要為奸遂挾背恩為泣留之計國事至此寧奇與閹臣把持朝局尚牢不可破誰為亂階易曰履霜堅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能無大思痛恨於貽謀之不善乎

上者明日即慰留士英士英亦畏良玉請釋志孔而命澍速還湖廣未幾復以他事奪澍官故部督掌錦衣衛劉僑者嘗遣戍由周文江賄張獻忠受偽命為錦衣指揮使及良玉復蘄黄僑削髮逃去澍持之急而士英納僑賄令許澍遂復僑官削澍職尋以朱盛濃楚府中尉言逮澍良玉留澍不遣良玉令部將羣譟欲下南京索餉因保救澍袁繼咸亦為上疏代澍申理士英不得已乃免逮澍遂匿良玉軍中良玉與士英由此有隙

明封福府千戶常應俊為襄衛伯

應俊本革工福王值寇出亡時應俊嘗負行以免于

難王初立即授左都督至是封襄衛伯世龔太監韓
贊周盧九德及福府内臣屈尚忠田成張執中等亦
以翊戴功各蔭其弟姪有差
明命魯王以海魯荒王檀之九世孫居處州
時山東殘破以海棄藩南奔泊舟京口命暫駐處州
明年南京破兵部尚書張國維等迎以海居于紹興號魯監國順治三年六月
大兵克紹興以海遁入海國維及禮部尚書余煌侍郎陳函輝等皆死六年吏部尚書張肯堂復迎以海居
舟山八年

大兵襲舟山以海復航海肯堂自經死鄭成功奉以海居金門禮待頗恭既而懈以海不能平將往南澳成功使人沉之海中時順治十一年也　余煌字武貞會稽人陳函輝字本叔臨海人張肯堂字載寧松江華亭人鄭成功芝龍子南澳在廣東潮州府饒平縣東南海中中有三澳延袤三百里為閩粤門戶令設南澳鎮總兵駐此按張國維謚忠敏張肯堂謚忠誠俱　本朝賜

秋七月明遣兵部侍郎左懋第等求成于我

大清

我

大清兵連破李自成河北郡縣亦相繼歸附時議遣使

通好而難其人懋第母陳歿于燕欲因是返匶葬請行乃拜懋第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與左都督陳洪範太僕少卿馬紹愉偕而令懋第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諸軍務馬紹愉者故兵部郎官也嘗為陳新甲通使（事見前）新甲既誅紹愉以督戰致劾為懋第劾罷及是紹愉已起官郎中乃進為少卿副懋第懋第請罷紹愉勿遣（畧言臣此行致祭先帝后梓宮訪東宮二王蹤跡臣既充使勢不能兼理封疆且紹愉臣所劾罷不當復與臣共事必用臣經理則乞命洪範同紹愉出使而假臣一旅偕山東撫

臣收拾山東以待不敢復言北行如用臣與洪範北行則去臣經理但銜命而往而勿遣紹愉閣部議止紹愉改遣原任薊督王永吉高郵州人命仍遵前諭懋第瀕行言臣此行死生未卜請以辭闕之身效一言願陛下以先帝讐恥為心瞻高皇之弓劒則思成祖列祖之陵寢何存撫江上之殘黎則念河北山東之赤子誰卹更望時時整頓士馬必能渡河而戰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畫江而安衆韙其言時令齎白金十萬兩幣帛數萬匹以兵三千人護

行命王永吉（時以永吉總督山東軍務）暫駐河上料理戰守候北使回（時史可法銳意進兵河南以懋第等方行兵不宜繼進諭止之）懋第等以十月朔至張家灣我

大清令以百人從行入都館之鴻臚寺懋第請祭告諸陵及崇禎帝不許乃陳太牢旅所哭而奠之旋以是月二十八日遣還出都陳洪範于途次陳密啓請身往江南招諸將劉澤清等降附而留懋第等勿遣于是自滄州追還懋第改館太醫院而縱洪範南歸（至明

年五月南京破懋第聞之慟哭其從弟懋泰先為吏部郎降賊後歸我

大清授宫失來謁懋第曰此非吾弟也叱出之哥與從行兵部司務陳用極游擊王一斌都司張良佐劉統王廷佐俱死之惟馬紹愉降

按左懋第本朝賜謚忠貞

李自成遁歸西安

初自成西走至定州我

大清兵追敗之斬賊黨谷可成自成西走真定益悉衆迎戰

大兵復擊之賊不能支漸却自成中流矢創甚西踰故

闖入山西會

大兵東返自成乃得鴇台潰散走平陽以讒殺其黨李巖巖故勸自成以不殺收人心及陷京師保護懿安皇后令自盡又獨于士大夫無所拷掠牛金星等大忌之定州之敗河南州縣多殺偽官自保巖請率兵往金星陰告自成曰巖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河南巖故鄉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因譖其欲反自成令金星與巖飲殺之賊衆俱解體

至是自成復遁歸西安遣別賊陷漢中降總兵趙光遠進略保寧張獻忠以兵拒之乃還自成既屢敗益強狠自用偽尚書張第元耿始然皆以小忤死製銅鍈官吏坐賕即鍈斬民盜一雞者死西人大讋懼張第元汾陽人

耿始然
猗氏人

明以張有譽江陰人為戶部尚書

內批特用戶部侍郎張有譽為尚書高弘圖封還力諫不聽葢有譽素有清望馬士英欲借以開傳陞倖門為阮大鋮地也未幾又以張捷為吏部侍郎捷因薦逆案呂純如得罪公論士英方欲用大鋮故亦以中旨起之

明釋高墻罪宗為庶人

前唐王聿鍵等三百餘人俱釋為庶人禮臣請復聿

鍵王爵不許尋命徙居廣西平樂府

明年南京破聿鍵方行次杭州遇總兵鄭鴻逵戶部主事蘇觀生奉之入閩總兵鄭芝龍巡撫都御史張肯堂與禮部尚書黃道周等定議奉聿鍵監國閩六月遂自立于福州號隆武改福州為天興府進芝龍鴻逵為侯觀生道周俱大學士餘拜官有差時權在鄭氏聿鍵不能有所為屢促芝龍出兵以餉絀辭竟不行道周請自往江西圖恢復以七月起行由廣信出衢州進至婺源遇

大清兵戰敗執至江寧不屈死于是侍郎楊廷麟等請聿鍵出江右總督何騰蛟請出湖南原任知州金堡言騰蛟可恃芝龍不可恃宜棄閩就楚聿鍵于十二月自福州起行至建寧明年二月至延平六月

大清兵克紹興閩中大震鄭芝龍航海去仙霞嶺空無一人七月

大兵抵閩關守蒲城御史鄭為虹給事中黃大鵬死平
知府王士和死馬進克興化副使知府事劉永祚仰
藥死八月聿鍵出
走數日方至汀州
大兵繼至從官奔散與妃曾氏俱就執妃至九瀧投于
水聿鍵死于福州給事中熊緯尚書曹學佺通政使
馬思禮等俱死時順治三年也　蘇觀生字宇霖東
莞人金堡仁和人仙霞嶺在浙江衢州府江山縣南
福建建寧府浦城縣北即古泉山之嶺為浙閩通衢
鄭為虹字天玉江都人黃大鵬字文若建陽人王士
和字萬育金谿人劉永祚字叔遠武進人九瀧即九
龍灘在清流縣南險峻為七閩最熊緯字文江南昌
人曹學佺字能始侯官人按
黃道周　本朝賜謚忠端

八月明設廠衛緝事官尋罷之

刑科給事中袁彭年公安人疏言廠衛之盛衰關世運之治亂不可不革命責以狂悖沽名謫浙江按察司照磨蘇松巡撫祁彪佳亦上疏極論其弊大學士姜曰廣擬俞旨羣奄共撓之曰廣曰緝事不除宗社且不可知何廠衛之有乃改命五城御史體訪而罷緝事官不設

張獻忠陷成都明蜀王至澍蜀獻王椿九世孫及巡撫都御史龍文光雒容人巡撫御史劉之勃等死之

初成都聞賊急蜀王至澍謀遷于滇劉之勃持不可內江王至沂與之力爭王將行而守門卒洶洶亂輜重有被掠者事遂寢已而新撫龍文光是年春莊烈帝命文光代陳士奇總兵劉佳引率兵三千從川北來謀設守諸王大姓逸去者半華陽知縣沈雲祚謁蜀王陳守禦策不聽聞太平王至澍賢往說之曰成都危在旦夕而王府貨財山積不及今募士殺賊彊埸淪喪誰為王守至澍言于王亦不聽沈雲祚字子凌太倉人至是賊逼成都文光等分陴拒守佳引出戰而敗賊穴城實以火藥又刳大木長數丈者合之纏

以帛貯藥向城樓之勃厲衆奮擊賊卻二三里皆喜以為將去也初九日黎明火發北樓陷木石飛蔽天守陴者皆散賊遂入城蜀王率妃妾自沈于井之勃文光等皆被執賊以之勃同鄉欲用之之勃大罵賊攢箭射殺之復盡驅文武將吏及軍民男婦于東門之外將戮之忽有龍尾下垂賊以為瑞遂停刑文光佳引卒不屈死文光見殺于濯錦橋佳引自投于浣花溪副使張繼孟字伯功扶風人陳其赤字石文崇仁人僉事劉士斗字瞻甫南海人張孔教字魯

失會稽人蜀府左長史鄭安民浙江人成都同知方堯相字紹虞黃周人華陽知縣沈雲祚等皆死之士斗被執見劉之勍與張獻忠語大呼曰此賊也公不可少屈獻忠怒命捽以上士斗返顧語如前遂闔門被殺其赤投百花潭死堯相死于萬里橋下賊幽雲祚于大慈寺遣其黨饋食以刃脅降不從遇害後獻忠復欲用諸人備百官繼孟等不為屈遂並見殺

明南京修興寧宮慈禧殿

先是洛陽之陷福王母妃與王相失居于河南人郭守義家王既立始遣總兵王之綱奉迎及是至南京

宋紹興之立廟社議者且譏其不以恢復為心然猶不專為宮室求安計也福王江左偷安雖側席延勤[illegible]不能固民心而激士氣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日處汲汲以繕宮殿購寶器為務與宋[illegible][illegible]之

命于三日內捜括萬金以充賞賜又諭工部以行宮湫隘亟修興寧宮慈禧殿剋期告成以居母妃尋又封母妃弟鄒存義為大興伯時土木並興賜予無節御用監內官請給工料銀置龍鳳几榻諸器物及宮殿陳設金玉諸寶計貲數十萬工部侍郎高倬奏請裁省光祿寺辦御用器至萬五千七百有奇倬又以為言皆不納高倬字枝樓忠州人

明以前大學士王應熊為兵部尚書督師專討蜀寇起前寧夏巡撫樊一蘅字君帶宜賓人為兵部侍郎總督川陝軍務

殊何異乞窩時府庫不乏物需搜括以之給軍增餉且不足倒用賞給何以賞賜濫爵非拔立有功之賞即斜封干進之徒取錙銖而用泥沙叙賞真合[illegible]所著矣

時張獻忠已據全蜀惟遵義保境自守應熊與一蘅避其地命應熊督師一蘅總督軍務討之又遣御史米壽圖宛平人巡按四川命吏部簡幕府監司守令者從壽圖西行應熊等乃縞素誓師開幕府傳檄諸郡舊將會師大舉會巡撫馬乾昆明人復重慶副將朱化龍等復龍安茂州一蘅乃起舊將甘良臣為總統合叅將楊展等所携潰卒得三萬人尋復叙州而副將曾英福建人連敗賊軍聲大振亦受一蘅節制其他據

城奉征調者洪雅則曹勛黎州參將范文光內江人松茂則

詹天顏龍巖人夔萬則譚宏譚詣一蘅遂移駐納溪注見

前與應熊會瀘州檄諸路刻期並進獻忠頗懼事皆在明

年至順治三年我

大清兵入蜀誅獻忠餘賊南奔至重慶曾英戰歿應熊避之畢節衛尋卒會

大兵北旋一蘅復駐江上為收復計時蜀中大亂諸將各據地自擅一蘅令不行順治八年

大清兵南征一蘅遁山中遘疾卒蜀中將士俱盡而壽國出奔沅州至順治十一年城破亦死

明以越其杰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

時河南諸將各結寨自固其最大者開封汝寧間則劉洪起南陽則蕭應訓洛陽則李際遇諸帥中獨洪起勇而好義數殺賊有功嘗與廵按御史陳潛夫大破賊將陳德于郲園潛夫因請予掛印為將軍馬士英不聽前僉事越其杰本坐贓遣戍赦居南京以士英姻婭特起為河南廵撫老憊不知兵潛夫所建白皆不用諸鎮兵無至者會其杰以事譖潛夫于士英蕭應訓復南陽及泌陽舞陽桐柏遣子三傑獻捷潛夫授告身飲之酒鼓吹前出三傑喜過望及往謁其

志其志覘其賄故為尊嚴厲詞詰責詆為賊三傑泣而出萌異心潛夫過諸寨皆鐃吹迎送其志問過之諸寨皆閉門不出其志恚故譖之　士英竟調潛夫還以凌駉歙縣人代之

明選淑女

時以母妃命選淑女羣奄借端肆擾隱匿者至鄰里連坐兵科給事中陳子龍字卧子松江華亭人哲王時死節　本朝賜謚忠裕言中使四出搜卷凡有女子家黄紙貼額持之而去閭井騷然明旨未經有司中使私自搜採甚非法紀

御史朱國昌臨安衛人亦以為言乃命禁訛傳誑惑者尋

復使太監李國輔等分詣蘇杭採訪民間婚娶一空

明賜北京死節諸臣贈謚

北京文武臣殉難者並予贈謚世廕立廟于雞鳴山

賜額曰旌忠其列于正祀者文臣二十四人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王家彥孟兆祥施邦曜凌義渠吳麟徵周鳳翔馬世奇劉理順汪偉申佳允吳甘來王章陳純德陳良謨成德許直金鉉及大同巡撫衛景瑗宣府巡撫朱之馮布衣湯文瓊諸生許琰范景文等事具前許琰字玉仲吳縣人聞京師破趨古廟自經為人所解及哀詔至竟不食死武臣七人新樂

侯劉文炳惠安伯張慶臻襄城伯李國楨駙馬都尉鞏永固左都督劉文耀山西總兵官周遇吉遼東總兵官吳襄文炳等事具前

內臣一人 王承恩事具前

婦人九人 成德母張氏金鉉母章氏汪偉妻耿氏劉理順妻萬氏妾李氏馬世奇妾朱氏李氏陳良謨妾時氏吳襄妻祖氏事具前

附祀者文臣七人 進士孟章明及郎中徐有聲給事中顧鋐彭琯御史俞志虞總督徐標副使朱廷煥孟章明徐有聲徐標事具前顧鋐成都人彭琯永川人俞志虞浙江人朱廷煥單縣人以副使分巡大名流賊陷城被執死

武臣十五人 成國公朱純臣鎮遠侯顧肇迹定遠侯鄧文明武定侯郭培民陽武侯薛濂永康侯徐錫登西寧侯宋裕德懷寧侯孫維藩彰武伯楊崇猷宣城伯衛時春清平伯吳遵周新建伯王先通安鄉伯張光燦右都督方履泰錦衣衛千戶李國祿 時春事具

前紀臣東平王能八世孫管速夏國公成十一世孫文明守河王愈十世孫培民營國公英九世孫沛鄧國公祿七世孫錫登蔡國公忠十世孫裕德歲十世孫繼藩鍾八世孫崇猶信七世孫遵周梁國公成七世孫光通守仁曾孫光燦興六世孫履泰南和伯一元子內臣六人李鳳翔王之心高時明褚憲章方正化張國元方正化事具前鳳翔司禮秉筆太監時明故司禮掌印太監憲章國元皆提督諸監局太監並殉難而之心家最富降賊拷掠死命有司春秋致祭然顧鋐彭琯愈志虞輩特為賊拷死皆濫與其列而郎中周之茂等並以不屈死事具前顧未邀贈卹他如御史馮恒登新昌人員外郎鄭逢蘭行人謝于宣鄞縣人郎中李逢

申知縣鄒逢吉湖口人等皆拷死亦並獲贈諡時南北阻絶多未能核實也又予前大學多孫承宗太常少卿鹿善繼祠諡又湖廣殉難巡

按御史劉熙祚參政許文岐推官蔡道憲等並予贈諡禮部尚書顧錫疇又言溫體仁得君行政最專且久其負先帝罪大且深乞削其文忠之諡而補文震孟羅喻義姚希孟呂維祺諸臣諡庶天下有所勸懲王亦從之　孫承宗鹿善繼劉熙祚等事具前許文岐字我西仁和人蘄州陷被執賊繫之後營文岐陰與同繫舉人奚鼎鉉等數十人相結圖賊謀洩被害蔡道憲字元白晉江人為長沙推官城陷被執賊啗以官嚼齒大罵賊磔之健卒林國俊等九人殉焉顧錫疇字九疇崑山人

明封鄭芝龍為南安伯

尋命為總兵官鎮守福建復令其弟鴻逵帥舟師駐

鎮江防守

明以阮大鋮為兵部侍郎巡閱江防

大鋮之召大學士高宏圖以去就爭馬士英意稍折遲回月餘至是復用安遠侯柳祚昌（升八世孫）薦起大鋮兵部添註右侍郎仍禁廷臣不得把持阻諫左都御史劉宗周疏言大鋮昔爭吏垣不得致魏大中死詔獄殺大中者魏璫大鋮其主使也即才果足用臣慮

黨邪害正之才終病世道且祖宗故事九列必用廷推乃者中旨頻降司農之後繼之少宰司農張有譽少宰張捷也未幾而大鋮司馬又繼之其為墨勅斜封之漸有不待問者大鋮進退實係江左興亡乞寢成命給事中熊汝霖亦言大鋮以知兵擢當置有用之地若止優游司馬則樞輔已優為之何必增置命切責宗周而格汝霖疏不聽尋命大鋮兼右僉都御史巡閱江防

九月明黄得功趨揚州高傑以兵襲儀真不克

初史可法置得功儀真與傑陰相牽制及是登萊總兵黄蜚將之任蜚與得功同姓稱兄弟移書請兵備非常得功率騎三百由揚州往高郵迎之傑素忌得功又欵圖已乃伏精卒道中邀擊之得功行至土橋方作食伏起出不意上馬舉鐵鞭飛矢雨集馬踣騰他騎馳有驍騎舞槊直前得功大呼反鬭挾其槊而扶之人馬皆糜復殺數十人跳入頽垣中哮聲如雷追者不敢進遂疾馳至其軍得免方鬭時傑潛師擣

儀真得功兵頗傷而所俱行三百騎皆沒遂訴於南京願與傑決一死戰命太監盧九德及可法遣監軍萬元吉和解之不可會得功有母喪可法往弔語之曰土橋之役無智愚皆知傑不義今將軍以國故捐盛怒而歸曲于高是將軍收大名于天下也得功色稍和終以所殺亡多為恨可法令傑償其馬復出千金為母賵得功不得已聽之

明大學士姜曰廣罷

曰廣與高宏圖協心輔政而馬士英挾擁戴功内結勳臣朱國弼保國公永五世孫劉孔昭趙之龍外連諸鎮劉澤清劉良佐等謀擅朝權深忌二人及沮阮大鋮進用益為所疾曰廣遂抗疏乞休大畧言前見文武交競既慚無術調和近睹逆案忽翻又愧不能寢弭先帝善政雖多而頻出口宣職為亂階所得閣臣則貪淫巧猾之周延儒等所得部臣則陰邪貪狡之王永光等所得勲臣則力阻南遷盡撤守禦狂稱之李國楨等所得大將則紈袴支離之倪寵王璞等所得言官則貪橫無賴之史𡎴陳啓新等後效亦可睹矣今又創一秘方但求面對立談取官同登場之戲劇下殿得意類贏勝之販夫決廉恥之大防長便佞之惡習此豈可為訓哉臣

待罪綸扉半壁東南有同幕雀愧死無地終夜捫膺顧乞骸骨還歸鄉里疏入慰留之士英大鉞等滋不悅國弼孔昭遂以誹謗先帝誣蔑忠臣李國楨為言交章攻之曰廣又與士英面詆曰廣言上以親以序自應立汝何功英士厲聲曰臣無功汝輩欲立潞藩故成臣功耳爭辨久之宗室朱統鏆新建人者素無行士英嗾以官使擊曰廣疏不由通政司為禮科所駁通政司劉士楨萬安人亦効其違制俱不問劉澤清復假諸鎮疏攻曰廣以三案舊事及迎立異議為詞請執下法司正謀危君父之罪頃

之統鑽復劾曰廣五大罪一引用東林死黨把持朝政二交聯江湖大俠日窺南都聲息非謀劫還則謀別戴三庇從賊諸臣四納賄五奸媳曰廣旣連被誣衊屢疏乞休至是始得請曰廣入辭諸大臣咸在列曰廣言微臣觸忤權奸自分萬死上恩寬大猶許歸田但臣歸後當還以國事為重士英勃然曰吾權奸汝且老而賊也因叩頭言臣從滿朝異議中擁戴陛下顧以犬馬餘生歸老貴陽如陛下留臣臣亦但多一死曰廣叱之曰擁戴是人臣居功地耶士英曰汝謀立潞藩功安在爭論久之時不能斷但諭以叔父賢明當立二先生無傷國體也旣出復于朝堂相詬詈而罷曰廣遂還江西其後故將金聲桓者初在史可法麾下後隸左良玉良玉死聲桓降于我

大清為南昌副總兵既而復叛附桂王由榔迎曰廣以資號召聲桓敗曰廣投傑家池死傑家池在新建縣西北傑家樓下本朝賜謚忠確

明左都御史劉宗周罷

宗周初聞召命以大讐未報不敢受職自稱草莽孤臣疏陳時政言今日大計舍討賊復讐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因進四策一曰據形勢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以鳳陽駐親征之師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劉澤清高傑僞逃可斬一曰慎爵賞以肅軍情分別各師封賞孰當孰濫一曰核舊官

以立臣紀受偽官叛逃者宜分別定罪命納其言宣付史館而馬士英高傑劉澤清恨甚遂欲殺宗周宗周請告不許遂抗疏劾士英大畧言陛下龍飛淮甸天實予之乃以扈蹕微勞晏然入內閣進中樞者非士英乎于是李沾劉孔昭等譁然聚訟而羣陰且翩翩起矣高傑一逃將而奉若驕子劉黃諸將各有舊汛地而置若弈棋京營自祖宗以來皆勲臣為之陛下立國伊始即有內臣盧九德之命士英不得辭其責惟陛下首辯陰陽消長之機出士英仍督鳳陽聯絡諸鎮史可法即不還中樞亦當自淮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犄角京營提督獨斷寢之書之史冊為弘光第一美政優旨答之而促其速入士英大怒即日具奏辭位且揚言曰劉公自

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不臣天子也其私人朱統鑕遂劾宗周疏請移蹕鳳陽高墻所在欲以罪宗處皇上而與史可法擁立潞王其兵已伏丹陽當急備而澤清傑日夜謀所以殺宗周不得乃遣客十輩往刺之宗周時在丹陽終日危坐未嘗有惰容客前後至者皆不忍加害而去適京口軍亂事具前士英以統鑕言為信亦震恐于是澤清疏劾宗周陰撓恢復欲誅臣等激變士心劉良佐亦言宗周力持三案為門戶主盟倡議親征圖晁錯之自為

居守疏未下澤清復草一疏署傑良佐及黄得功名

上之言宗周勸上親征謀危君父陰結死黨迫刼乘

輿如宗周入都臣等即渡江赴闕正春秋討賊之義

疏入舉國大駭傳諭和東集事初澤清疏出遣人録示傑傑曰我輩武人

乃預朝事耶得功疏辨臣不與聞士英寢不奏可法不平遣使徧詰諸鎮咸云不知遂據以入告澤清輩由是

氣沮宗周不得已以七月十八日至南京會阮大鋮

進用宗周復請告王許其乘傳歸里將行疏陳五事

一日修聖政毋以近娱忽遠猷一日振王綱毋以主

恩傷臣紀一日明國是毋以邪鋒危正氣一日端治

術毋以刑名先教化一曰固邦本毋以外釁釀内憂亦但優旨報聞而已明年六月杭州破宗周不食死本朝賜謚清介

明史可法遣諸將分守要地高傑移駐徐州初可法出廵淮安閱劉澤清士馬返揚州請餉為進取資馬士英靳不發可法疏趣之因言今事勢更非昔比必專主討賊復讎舍籌兵籌餉無議論舍治兵治餉無人才優旨褒荅而不能行至是可法議分布諸將奏請以總兵李成棟鎮徐州賀大成鎮揚州王

之綱鎮河南李本身胡茂楨隸高傑麾下為前鋒而令劉肇基駐高家集李棲鳳駐睢寧以防河用張天祿為閣標前鋒駐瓜洲高傑故跋扈可法日以君臣之大義曉示之傑感其忠奉約束可法因與謀恢復調黄得功劉澤清二鎮赴邳宿防河傑自提兵直趨開歸且瞰宛洛荊襄以為根本傑遂具疏上之且曰得功與臣介介前事臣知報君雪耻而已安能與同列較短長哉然得功終不欲為傑後勁而澤清尤狡

横難任可法不得已乃移得功廬州以防桐皖調劉良佐赴邳徐進復黄汝與傑相聲援傑遂帥兵移鎮徐州以左中允衛允文（字祥趾韓城人）兼兵科給事中監其軍（徐州土賊程繼孔崇禎末被擒至京乘亂逃歸傑至徐州擒斬之）

明逮前浙江巡撫御史左光先下獄

阮大鋮既得志專務報復既排去劉宗周等于是盡召逆案楊維垣虞廷陛（嘉興人）等十餘人及所善蔡奕琛唐世濟（烏程人）張孫振袁宏勲（慈谿人）等布列要路浙

江西按御史左光先者光斗之弟故與大鋮世讐又嘗首劾士英大鋮益恨刺骨光先在浙嘗平許都亂都東陽人家富任俠知縣姚孫棐索賄不得誣其結黨謀逆都遂反光先以撫標兵討之都乞降遂殺之姚孫棐桐城人至是光先已去而都餘黨復叛大鋮因坐以激變逮下獄蘇松巡撫祁彪佳疏救士英大鋮并恨彪佳嗾張孫振論其奸貪彪佳遂移疾去明年杭州破彪佳即下食尋端坐池中而死本朝賜諡忠惠

明吏部尚書徐石麒

石麒初入朝上疏陳七事省庶官慎破格行久任重名器嚴起廢明保舉文堂廉褒納之時當考選石麒與都御史劉宗周矢公甄别擬莊元辰鄞縣人等十三人為科道馬士英庇其私人更易殆半御史黄耳鼎蘄水人給事中陸朗上元人有物議石麒以年例出之朗賄奄人内傳留用耳鼎尋亦復官石麒發其罪朗恚疏詆石麒耳鼎亦兩疏劾石麒并言其枉殺陳新甲石麒疏辯求去益力士英擬嚴旨不許令馳驛歸石麒剛方清介值權奸用事鬱鬱不得志士英抉疣策功

將圖封石麒議格之中貴田成輩請囑石麒拒不應由是中外皆怨搆之去明年南京破大軍至浙江石麒方居城外曰吾大臣也城亡與亡復入居城中朝服自縊死　本朝賜謚忠襄

冬十月明以前兵部尚書張縉彥總督北直山西河南軍務

時馬士英掌中樞絕不銳厲恢復日以鋤正人引兇黨為務初舉朝以逆案攻阮大鋮大鋮憾甚及見北都從逆諸臣頗多附會清流者因倡言曰彼攻逆案吾作順案相對以李自成偽號曰順也士英因疏糾

光時亨桐城人陳名夏溧陽人周鍾鑣從弟項煜等以諸人皆附東林故重劾之其他大僚降賊者反不之及賄入輒復其官縉彦以本兵首先開門從賊自成敗走縉彦竄歸河南至是自言集義勇擒偽官收復列城士英主之即授原官總督軍務許便宜行事給事中李維樾言縉彦闇習失機寸斬莫贖逆賊入宫青衣候黙賊敗竄歸安能復收河北總督何官顧畀賊臣士英等勿恤也時北都降賊諸臣多以賊敗南還史可法言北都之變臣子皆當有罪若

在北者始應從死豈在南者獨非人臣即臣可法謬典南樞臣士英叨任鳳督未能疾趨北援鎮臣澤清傑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應重論者臣等罪也乃鈇鉞未加且恩榮疊被獨于在北諸臣毛舉而縻繩之豈散秩閒曹責反重于南樞鳳督哉宜摘其罪狀顯著者重懲示儆若偽命未污當置不問其逃避後至者許戴罪討賊赴臣軍前酌用時不能盡從也

明大學士高宏圖罷

初阮大鋮入見以宏圖不附東林引為証宏圖頗力言逆案不可翻大鋮及馬士英並怒一日閣中言及故庶吉士張溥士英曰吾故人也死酹而哭之姜曰廣笑曰公哭東林亦東林耶士英曰我非叛東林東林拒我耳宏圖

復以修睚眦舊隙即解學龍所定君書六等亦不無輕重失倫排一滿萬之與惟史可法論南北諸臣大義最為嚴切彼偉處南都宴閒之局不知厚自刻責而乎焦頭爛額之人反自相詰甚至於植立之舉濫賞背功惘然以為得計聞可法之言亦可

因慫恿之士英意解會劉宗周劾疏上大鋮宣言曰廣貫使之于是士英怒不可止力薦張捷詡陛朝端益水火矣宏圖因乞休請召還史可法皆不許至是凡四疏乞休乃許之宏圖既致仕無家可歸流寓會稽及南京破逃野寺中絶粒而死本朝賜諡忠貞

明鳳陽地震

明遣太監孫元德督賦浙江

先是命太監王肇基即王坤督催浙閩金花銀以給事中羅萬象執奏而止及是復遣司禮太監孫元德往

以少悅矣

浙督催內庫及户工二部錢糧尋以高起潛請餉又于浙闕增派二十萬亦令元德催解軍前

明以張捷為吏部尚書楊維垣為通政使

馬士英獨握國柄一聽阮大鋮計朝政濁亂賄賂公行時徐石麒既去士英欲用張國維掌吏部而大鋮結內奄取中旨特授張捷士英聘貽良久楊維垣力謀起官禮部尚書錢謙益固上疏薦維垣及蔡奕琛且頌士英功而盡雪逆案賈維春等維垣遂得授通

政使末幾進左副都御史奕琛亦授吏部侍郎

我

大清兵西討李自成分兵下江南

先是我睿親王多爾袞令南來副將韓拱薇參將陳萬春等齎書致史可法書曰予向在瀋陽即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馬後入關破賊得與都人士相接識介弟於清班曾託其手勒平安奉致衷緒未審以何時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讐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即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王吳三桂介在東陲

獨效包胥之哭

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宿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除狗鼠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諡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勲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乃君國之讐彰我

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翁安旦夕弗審事機聊慕虛名頓望實害予甚惑之

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

明朝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

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為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茲乃乘逆寇稽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為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夫闖賊但為明朝

崇耳未嘗得罪於我

國家也徒以薄海同讐特伸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為勍敵予將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為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蓍龜矣予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

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王侯上庶不負

朝廷仲義討賊興滅繼絶之初心至南州羣彥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執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為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維終始寧忍隨俗浮沉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西

以年即義聞我
攝政睿親王致
書明臣史可法
事而未見其文
非辯宗室王公
以讀表傳乃得
通其文所為揭
大義而示正理
引春秋之法斥
偷安之非旨正

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為心毋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為亂臣賊子所笑予實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敢布腹心佇聞明教江天在望延跂為勞書不宣意

可法旋遣人答書書曰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于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偬之際忽捧琬琰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至意若以逆賊尚稽天討煩

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偷安江左竟忘君父之怨敬為

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地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悮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淮上凶問遂來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于市朝以為泄泄者

辭嚴心質壽之而所云可法遠人報書絡多不臣未審當截其吾語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止也不截其語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語不截則後世之人將不知其向所謂有必疑慝其語而主之者矣大不可也命獨臣物色之書市及識書家則

之戒非奚足謝先皇帝于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翦兇讐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為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即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楠梓數十萬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吳三桂借兵

貴國破走逆成為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輯羣黎且罷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為大明臣子無不長跽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于八月薄治筐篚遣

亦不可得役命於之于內閣册呈乃始得馬卒讀一再惜可法之孤忠嘆福王之不惠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權奸掣其肘而卒致淪亡也夫福王即信可可法其能守長江為南宋之偏安與否猶未可知而况然復遠堂無深謀遠慮使兵頑餉竭忠

使猶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復次江淮乃尋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乎推言之然此又為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猝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纘統是皆于國讐未翦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為自立率以正統與之甚至如元宗幸蜀太子即位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推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

仁恩遐被

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寧不聞乎今痛心

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于春秋矣昔契

臣流涕頓足而嘆無能為惟有一死以報國是不大可哀乎且可法書語初無詬誶不經之言雖心折于睿王而不得不強辯以辯亦仍明臣尊明之義耳余以為不必諱亦不可諱故書其事如右而可法之書並命附錄于後夫可法即擬之文天祥胥

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繒回
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況
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
我蒙難棄好崇讐規此幅幀為德不卒是以義始而
以利終為賊
人所竊笑也
貴國豈其然往先帝軫念漢池不忍盡戮勦撫互用貽
悮至今今上天縱英明刻刻以復讐為念廟堂之上
和衷體國介胄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為國死
竊以為天亡逆闖當不越于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
除惡務盡今逆成未服天誅諜知捲土西秦
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
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讐之誼全始終之德合
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敷天之憤則
貴國義聞照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
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于牛耳之盟則本朝

無不可而明史不傳乃稱其丹心丈天祥而生則出于稗野之附會失之不經矣

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即從先帝者實為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鑒之至是山西山東郡縣已次第撫定我

大清乃命英親王阿濟格為靖遠大將軍帥師西討李自成豫親王多鐸為定國大將軍帥師下江南

明定諸鎮兵額

江北督撫四鎮額兵三萬楚撫額兵一萬京營額兵一萬五千時九江總兵袁繼咸為馬士英等所惡因

汰其軍餉六萬軍中有怨言繼咸爭之不聽繼咸又議造戰艦檄九江僉事葉士彥截買材木士彥封還其檄繼咸劾之士彥同年御史黃耳鼎亦劾繼咸且言繼咸嘗勸左良玉立他宗而良玉不從良玉聞之疑懼上疏明與繼咸無隙耳鼎受指使而言由是南京藉藉益為良玉所制朝廷矣葉士彥巢縣人

十一月明鳳陽陵災

松柏皆燼

張獻忠僭號于成都

獻忠既有全蜀遂僭號大西國王偽稱大順元年修

蜀王府居之設丞相尚書五軍都督府等官用汪兆麟嚴錫命為左右丞相王國麟江鼎鎮龔完敬為尚書養子孫可望艾能奇劉文秀李定國等皆為將軍賜姓張氏鼎鎮完敬尋以小過封剔死脅川中士大夫受偽職前布政使尹伸給事中吳宇英皆不屈死江鼎鎮南充人龔完敬彭縣人尹伸敘州人吳宇英廣元人遣諸偽將分屠各府州縣詭開科取士集于青羊宮盡殺之筆墨成邱塚坑成都民于中園殺各衛籍軍九十八萬偽官朝會呼獒數十下殿獒所齅者引出斬之名天殺又創生剝人法皮未去而先絕者刑者抵死將卒以殺人多少敘功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會諸郡義兵並起獻忠憤怒誅殺益毒川中人跡殆絕列城内至雜

樹成拱云後二年獻忠盡焚成都宮室鏟其城率衆出川北又欲盡殺川兵偽將劉進忠率川兵一軍盡逃會我

大清兵至漢中進忠降乞為嚮導至鹽亭界大霧獻忠曉行猝遇

大兵中矢墜馬蒲伏積薪下擒出斬之鹽亭魏縣令屬四川潼川府

明史可法帥師進次清江浦

可法聞李自成敗還陝西決策北行高傑既赴徐州可法遂帥師進次清江浦遣官屯田開封為經畧中原計時諸將各分汛地擇便利者自王家營在清河縣東北黄河北岸而北至宿遷最衝要諸鎮不敢任可法自任之

令幕下文武築壘緣河南岸

可法以自成未滅上疏請頒討賊詔書大畧言

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黔黎灑泣紳士悲哀猶有朝氣今則兵驕餉絀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河上之防百未經理人心不肅威令不行復讐之師不聞及關陝討賊之詔不聞達燕齊君父之讐置諸膜外憶臣等迎駕時陛下言及先帝則泣下沾襟恭謁孝陵則淚痕滿袖皇天后土實式鑒臨曾幾何時頓忘斯志先皇帝死于賊恭皇帝亦死于賊此千古未有之痛國家變出非常在北諸臣死節者無多在南諸臣討賊者復少此千古未有之恥夫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尚思穴胸斷脰得而甘心況在朝廷顧可膜置臣恐恢復無期即偏安亦未可保也今宜速發討賊之詔責臣與諸鎮悉簡精銳直指秦關庶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憤且陛下嗣登大寶原與先朝不同諸臣但有罪當誅

曾無功足録臣丁登極詔萊特將加恩一款刪除不意後來仍復開載致貽笑天下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武臣腰玉名器濫觴自後尤宜慎重專待有功庶猛將武夫有所激勵至行兵討賊最苦無糧搜括不可行勸輸亦難繼請將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費一切報罷朝夕之燕衎左右之進獻一切謝絶即事關典禮萬不容已者亦槩從節省蓋賊一日未滅即有深宫曲房豈能安處錦衣玉食豈能安享必刻意在雪恥報讐振舉朝精神萃萬方物力盡并于選將練兵一事庶人心可鼓天意可回疏奏不省時諸鎮位扶已崇咸逡巡無進師意可法悔之語其客欲斬已及馬士英高宏圖姜曰廣四人頭為任事不忠之戒因上疏請責成諸鎮進戰可法每繕疏循環諷誦聲淚俱下聞者無不感泣士英第取優旨報之而已

我

大清兵入宿遷

我

大清兵取海州遂取宿遷史可法舟次鶴鎮聞報遣總兵劉肇基往援復其城越數日

大清兵圍邳州軍城北肇基援之軍城南相持半月而解復分兵拔贛榆豐沛等縣皆降可法以聞馬士英大笑不止坐客楊士聰問故士英曰君以為誠有是事耶此史公妙用也歲將暮防河將吏應叙功耗費軍資應稽算此特為叙功稽算地耳楊士聰濟寧人

明命榷酒稅

馬士英請榷酒助餉下部議從之士英又請免童生府州縣試分上中下戸納銀即赴院試又奏開助工等例㬥斂益甚民間因有掃盡江南金填塞馬家口之謡

明逮治前昌平廵撫何謙崑山人等

御史沈宸荃慈谿人言經畧山東河南者王永吉張縉彦也先帝拔永吉為總督不救國危擢縉彦典中樞率先從賊即加二人極刑不為過陛下屈法用之而永吉觀望逗遛縉彦狼狽南竄死何以對先帝生何

以對陛下昌平巡撫何謙失陷諸陵罪亦當按都城既陷守土臣宜皆厲兵秣馬以報國讐乃賊塵未揚輒先去以為民望如河道總督黄希憲山東巡撫邱祖德（字念修成都人）尚可容偃卧家園乎疏入永吉縉彦釋勿問逮謙祖德等付法司治之

明桂王常瀛卒于梧州

常瀛初封衡州張獻忠陷湖南常瀛走廣西遂居梧州至是以憂悸致疾卒（常瀛世子先卒次子安仁王由㰘未幾亦卒次由榔初封永明王至順治三年八月

大兵下汀州執唐王聿鍵于是兩廣總督丁魁楚廣西巡撫
瞿式耜等迎由榔監國十一月自立于肇慶號永歷會
大兵克廣州式耜請駐軍峽口太監王坤
不從奉由榔走梧州至順治四年正月
大兵向肇慶由榔復走之
桂林又走武岡柳州會
大兵東還由榔旋返桂林順治五年南昌總兵
金聲桓等叛降于由榔復還肇慶順治六年
大兵下湘潭總督何騰蛟死之尋入桂林大學士瞿式耜
亦死由榔大懼自梧州奔南寧時孫可望已據滇黔受
封為秦王順治八年遣兵至南寧殺其大學士嚴起桓
等順治九年可望迎由榔入安隆所改曰安龍府曰益
窮促聞李定國與可望有隙遣使密召定國以兵來迎
可望偵知之殺其大學士吳貞毓等數人順治十三年
定國至乃奉由榔走雲南由榔封定國晉王順治
十四年可望舉兵與定國戰大敗挈妻子降于我

大清順治十五年

大兵三路入雲南由緬走永昌順治十六年

大兵克雲南由榔走騰越定國敗于潞江由榔走南甸遂入緬緬以四舟迎由榔隨行者六百餘人緬人于赭硜置草屋居由榔遣兵防之順治十七年定國等與緬戰索其主連敗緬兵緬終不肯出由榔時平西

大將軍吳三桂以由榔尚在請進兵緬甸以靖根株為一勞永逸之計我

大清命定西將軍愛星阿率師會之三桂遂傳檄緬甸諭以擒獻由榔順治十八年正月三桂遣二土官至緬示師期三月師至猛卯會瘴發撤兵而緬酋莽猛白嬰得三桂檄欲生致由榔乃密使人防守誘其從官沐天波等渡河盟盡殺之惟存由榔與其屬二十五人九月三桂及愛星阿帥師自南甸隴川猛卯進別遣兵取道姚關鎮康孟定十一月會于木邦逆趨緬十二月次舊挽坡去緬城六十里緬使人請兵百

人進蘭鳩江濱為扞衛遂執由榔及其親屬送三桂軍前明年四月由榔死于雲南　嚴起恒浙江山陰人安隆所本元普安路地明設守禦所今為南籠府屬貴州吳貞毓字元聲宜興人按何騰蛟謚忠誠瞿式耜謚忠宣俱本朝賜

十二月我

大清兵克河南府

高傑至徐州沿河築墻專力備禦且遣人通好許定國太康人為聯絡河南計張縉彥亦奏定諸將分地王之綱自永城至寧陵許定國自寧陵至蘭陽劉洪起自祥符至汜水會

大清兵至孟津先遣精兵渡河沿河十五寨堡俱望風

歸附

大兵入河南府總兵李際遇迎降縉彥等並走沈邱河南撫鎮飛章告急命傑率兵進屯歸德為備已而

大兵別有濟寧南下至夏鎮復自洛陽闗鄧州可法傑及劉澤清等各具疏告警馬士英言北兵雖在河上然賊勢尚張不無後慮豈遂投鞭問渡乎況彊弱何常赤壁三萬淝水八千惟在諸將策厲之而已卒不

應

明命馬士英閱兵

將大閲京軍適有疾不出因命士英代之時工費無度荒酒漁色閹人田成等擅寵士英輩亦因之竊權固位政以賄成識者皆知其不堪旦夕阮大鋮嘗以烏絲闌寫己所作燕子箋雜劇進之時歲將暮福王一日居興寧宮愀然不樂韓贊周請其故王曰梨園殊少佳者贊周泣曰奴以陛下或思皇考乃作此想耶

明重頒三朝要典命追卹逆案諸臣

楊維垣追論三朝黨局力詆王之宷楊漣等而為劉廷元霍維華等訟寃乃命求三朝要典宣付史館尋

復令刪定刊行吏部尚書張捷力稱維華等忠請表章三案諸臣因盡追賜卹典贈廕祭葬謚全者維華等六人贈廕祭葬不予謚者徐大化等二人贈祭葬者徐揚先等三人復官不賜卹者王紹徽等三人他若王德完黄克纘王永光章光岳等雖名不麗于逆案而為清論所不予者亦賜卹有差徐揚先江寧人章光岳臨川人袁宏勳復請追論焚要典諸臣罪袁繼咸疏言要典已經先帝焚毀何必復理其說未進宜寢之已進宜毀之不聽

明妖僧自稱齊王伏誅

錢謙益在崇禎
間因廷推被牽引
閒廢久致沉淪
爾時無識之徒
猶以其與溫體
仁不諧猶有惜

有狂僧大悲自稱齊王又稱潞王為趙之龍所捕下鎮撫司勘訊阮大鋮與張孫振謀欲假以誅東林及素所不合者令大悲引諸臣擁潞王可一網盡也因造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目書史可法高宏圖等名一時人望無不備列納大悲袖中錢謙益先已上疏頌士英且為大鋮訟寃修好矣大鋮憾不釋亦列焉將窮治其事獄詞詭秘廷臣皆自危而士英不欲興大獄乃第當大悲妖言律斬而止

既之日迎南古起用即甘心獻媚權奸不惜抗疏貢諛辭富終好見其平昔觚狗盜名誅以希心柄用及一經蹉跌而熱中躁進更復不能自持卒之大鉞等似刻相尋何不見不列名叛織似居家以求容于宵小者亦俱足自貽與惡焉月

乙酉春正月明以南

福王由崧弘光元年 是年五月我

大清兵下江南福王就執明亡

京宮殿成推恩諸臣有差

加史可法太保馬士英少師王鐸少保予廕仍以士英掌文淵閣印充首輔辦事可法力辭太保許之

可法為督師行不張蓋食不重味夏不箑冬不裘寢不解衣年四十餘無子其妻欲置妾太息曰王事方殷敢為兒女計乎在軍中絕飲除夕遣文牒至夜半倦索酒殺肉分給將士已盡乃取鹽豉下之思先帝泫然淚下憑几臥比明將士集轅門外門不啟左右遂語其故知府任民育曰相公此夕臥不易得也令鼓人仍撾四鼓可法寤怒曰誰犯吾令左右述民育意乃免 任民育字時澤濟寧人

明定北都從逆諸臣罪削刑部尚書解學龍籍

先是命治從賊諸臣獄倣唐制六等定罪

學龍議定為爰書分別上之一等應磔者十

一人吏部員外郎宋企郊舉人牛金星平陽知府張嶙然太僕少卿曹欽程御史李振聲

喻上猷山西提學參議黎志陞陝西布政使陸之祺給事中高翔漢潼關道僉事楊王休檢討

劉世芳嶙然烏程人振聲米脂人上猷石首人志陞華容人世芳膚施人二等應

斬秋決者四人給事中光時亨河南提學僉事鞏焴庶吉士周鍾兵部主事方

允昌焴真寧人允昌浙江人三等應降擬贖者七人翰林院修撰兼都給

事中陳名夏等四等應戍擬贖者十五人禮部主事王孫蕙等孫蕙無錫人五等應徒擬贖者十人通政使參議宋學顯等六等應杖擬贖者八人工部員外郎潘同春等同春餘姚人其留北俟後定奪者十九人少詹事何瑞徵等瑞徵信陽人另存再議者二十八人給事中翁元益等元益上海人又已經錄用者十人兵部尚書張縉彥等奏入諭以周鍾等不當緩決陳名夏等未蔽厥辜宋學顯潘同春等擬罪未合令再議惟方拱乾名在五等以結納馬阮出其罪拱乾桐城人至是學龍更擬周鍾光時亨等各加一等潘同春

諸臣皆侯補小臣受偽無據仍執前律時馬阮急欲殺周鍾學龍欲緩其死謀之王鐸乘士英注籍上之且請停刑鐸即擬諭旨褒以詳慎平允士英大怒然事已無及大鋮暨張捷楊維垣等聲言欲劾學龍學龍引疾命未下保國公朱國弼御史張孫振等詆其曲庇行私遂削籍後周鍾光時亨既死大鋮等即傳旨二等罪斬者謫雲南金齒軍三等罪絞者充廣西邊衛軍四等以下俱為民永不敘用然學龍所定案亦多漏網而所擬一等諸犯皆隨賊西行實未嘗正刑辟也周鍾等被戮事俱詳後

明總兵許定國誘殺高傑于睢州

傑帥兵進次歸德定國方駐睢州故與傑有怨嘗上書詆傑爲賊故傑恨之而定國亦已遣使納欵于我

大清且送其二子渡河爲質乞濟師往援傑微聞之招定國相會不應傑復邀巡撫越其杰等同往睢州定國始郊迎毀其軍而以羸見且故爲屈服狀傑心輕定國遂入城其杰止之不聽十一日定國置酒享傑傑飲餡爲定國刻行期且微及送子事定國益疑無

離雎意傑固促之行定國怒夜伏兵傳檄大呼其杰等亟遁走傑醉臥未起衆擁至定國所殺之先是傑以定國將去雎盡發兵戍開封所留親卒止數十人定國偽恭順多選妓侍傑而以二妓偶一卒寢卒盡醉及閣繳欲起為二妓所掣不得脫皆死明日傑部將回軍攻城自東門入老弱無孑遺定國奔考城尋走降于

大清軍黃得功聞傑死復引兵襲揚州將盡殺其妻子以報城中大懼史可法急命同知曲從直諭解之乃引兵去曲從直還東入

明以吏部侍郎蔡奕琛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尋復以唐世濟為右都御史皆阮大鋮援之也

明以衛允文為兵部侍郎總督開歸防勦軍務

高傑既死部下兵將大亂互為雄長睢州旁近二百里殺戮無遺史可法聞之流涕曰中原不可為矣遂馳之徐州以總兵李本身乃傑甥請用為提督代統其衆又立傑子元爵為世子撫定其軍黃得功劉澤清良佐聞可法欲以本身將傑軍連章劾之而監軍衛允文希馬士英指亦論可法督師為贅士英喜即

擢允文兵部右侍郎總督興平標下兵馬經略開歸防勦軍務以分其權可法益不得展布矣尋撤傑兵回揚州改

命劉良佐防歸德

我

大清兵克西安李自成走襄陽

我

大兵至潼關賊將劉芳亮迎戰奮擊敗之俘斬無算自成親率馬步兵至復大破之遂克潼關偽伯馬世耀

以七千人來降斬之進克西安自成已焚宮室由龍駒寨走武岡入襄陽復走武昌我大兵兩道追躡蹙之于鄧州承天德安武昌等處窮追至賊勦連破走之自成至湖廣衆尚五十餘萬屢為我大兵所追部衆多降或進散自成走咸寧蒲圻至通城竄于九宮山率二十騎略食山中為村民所困自縊死或曰陷泥淖中村民擊之胸中鉏死時我大兵遺識自成者驗其尸朽莫辨獲自成兩從父偽趙侯偽襄南侯及偽汝侯劉宗敏等皆斬之其兄子過偕諸賊即奉自成妻高氏降于唐王聿鍵未幾亦死　蒲圻晉縣通城宋縣今俱屬武昌府

二月明以阮大鋮為兵部尚書

命大鋮以尚書協理部事仍巡閲江防大鋮雖掌中樞置一切兵事不問顧時時撓六部權任劉應賓沂水人為文選濁亂銓政再舉考選擢其私人二十餘人為給事御史嘗欲罷撫按糾薦令納金于官糾者免薦者予其謬誕如此中書舍人林翘善星術以嘗決士英必大用半歲間遂躐授左都督銜蟒服趨事總督袁繼咸請以陳麟鄧林奇為總兵大鋮索賄始給勅印諸白丁隸役輸重賂立躋大帥時人為之語曰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　林翘江浦人

三月明人有自稱崇禎太子者下獄治之

北都之變李自成刦太子慈烺西走不知所終或傳其已遇害至是有自北來稱太子者召勲臣朱國弼等閣臣馬士英等翰林劉正宗安邱人等入見武英殿面諭同府部九卿科道辨驗真偽日午羣臣奏條故駙馬都尉王昺高陽人尚穆宗女延慶公主姪孫王之明曾侍衛東宮家破南奔鴻臚少卿高夢箕河間人家丁穆虎教之詐稱太子乃下之明中城兵馬司獄越四日復逮

夢箕穆虎鞫于午門外皆具服亦下刑部獄時都下士民皆以太子為真衆論譁然謂士英等朋奸導上滅絕倫理黃得功即抗疏爭之疏畧言東宮未必假冒先帝子即上子未有了無證明混然雷同者臣恐在廷諸臣諂徇者多抗顏者少即明白識認亦不敢抗論取禍矣命三法司覆訊王之明等遂令爕得功原疏以絕奸謀左良玉亦疏請保全東宮且斥士英等為奸臣以王之明自供甚明將審明畧節諭之而已

明河南婦人有自稱王妃者下獄治之

河南有婦人童氏自稱藩邸王妃劉良佐信之巡撫越其杰具儀從送至京以爲假冒下童氏錦衣衛獄以前巡按御史陳潛夫嘗于途次稱臣朝謁亦逮治之中外譁然良佐因言王之明童氏兩案未協輿論懇求曲全兩朝彞倫毋使天下口實命將獄詞刊布以息羣疑

我

大清兵定河南

我

大軍既定關陝復移師下江南出虎牢關口分兵自龍門關及南陽三路同趨歸德克鄢城上蔡諸縣所過城邑皆望風歸附遂進取歸德巡按御史淩駉及其從子潤生死之南陽副將李好降河南悉定

明左良玉舉兵反

良玉既與馬士英有隙士英謀築板磯為西防良玉歎曰今西何所防殆防我耳而黃澍匿其中軍與諸將日以清君側為請良玉躊

踏弗應會王之明事起良玉爭不聽心甚不平澍欲借此激衆以報己怨名三十六營大將與之盟良玉亦以士英裁其餉益大憾反意遂決乃傳檄遠近以討士英為名復上疏請誅之疏言自先帝之變士英利災擅權事事為難逆案先帝手定士英首翻之要典先帝手焚士英復修之又豢死士伏皇城誑名禁軍動曰廢立由我陛下即位之初恭儉明仁士英百計誑惑進優童艷女傷損盛德復引用阮大鋮睚眦殺人借三案為題凡平生不快意之人一網打盡令天下士民裹足解體曰今皇太子至授受分明士英一手握定扶救識認之方拱乾而信朋謀之劉正宗忍以十七年嗣君付諸幽囚凡有血氣皆思寸磔士英大鋮以謝先帝乞立

肆士朝傳首抒憤疏上遂引兵而東自漢口達蘄州列舟三百餘艘士英大懼急命阮大鋮劉孔昭率兵會黃得功趨上江堵禦袁繼咸請赦太子以遏止之不聽良玉之發武昌邀總督何騰蛟偕行不可則盡殺城中人刦之騰蛟解印付家人令速走將自刎良玉部將擁去置之別舟乘間躍入江漂十餘里漁舟救之起則漢前將軍關忠義侯廟前也家人懷印者亦至相視大驚覓漁舟忽不見人謂騰蛟忠誠得神祐云

夏四月明周鍾光時亨伏誅遂殺前禮部郎中周鑣山東按察司僉事雷縯祚

先是馬士英以鏕纉祚嘗主立潞王議指為姜曰廣私黨令朱統鑕劾奏逮治及周鍾光時亨下獄士英復言二人罪應族誅而請以鏕從坐阮大鋮亦與鏕有夙憾于是御史羅萬爵人蕪湖王懩等連疏詆鏕纉祚至比纉祚為成濟請亟正西市至是左良玉稱兵人情洶洶而良玉檄中復斥其搆陷鏕纉祚狀士英等益怒因謂鏕實召良玉兵遂戮鍾及時亨而賜鏕纉祚自盡故事小臣無賜自盡者因良玉兵東下故

大鋮輩急殺之

明徵劉良佐等將兵入援

左兵將至馬士英徵良佐等入衛劉澤清亦以勤王

為名大掠而東時史可法以

大兵將及淮南連疏告警時召對羣臣大理少卿姚思

孝歙縣人御史喬可聘寶應人成友謙南通州人請毋撤江北

兵亟守淮揚士英厲聲叱曰若輩東林猶藉口防江

欲縱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猶可議欵左逆至則若輩

高官我君臣獨死耳力排思孝等議淮揚備禦益弱

明左良玉死于九江

良玉至九江邀袁繼咸入舟中語及太子下獄事大哭因袖出密諭邀諸將盟繼咸正色曰先帝舊德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負良玉色變乃改檄為疏駐軍候旨繼咸歸方謀拒守而部將郝效忠陰約良玉兵入城殺掠縱火殘其城而去良玉已疾篤夜望城中火光太息曰吾負臨侯繼咸別號嘔血數升遂死其子

夢庚秘不發喪諸將共推為帥留七日而東兵勢尚盛自彭澤以下皆陷黄得功方駐軍荻港（在繁昌縣西）進拒夢庚子銅陵破之解其圍阮大鋮等日虛張捷音以邀爵賞得功尋復敗其衆于板子磯乃封得功靖國公命移家太平一意辦賊（良玉後營總兵惠登相本降盜過天星感良玉恩有忠實心方諸將自九江東下連陷郡縣獨池州不破貽書言留待後軍登相大詬曰若此則反不如我前為流賊時矣如先帥末命何撤其軍返夢庚索輕舸追之相見大慟登相以夢庚不足事遂引兵絕江去）諸將乃議還軍而

大清兵已至江北夢庚遂執袁繼咸及安慶巡撫張亮

我

偕黄澍率衆歸附亮乘間赴水死繼咸北行亦不屈死張亮四川人 按袁繼咸 本朝賜謚忠毅

大清兵克泗州

大軍自歸德起行潁州太和悉下兵未至泗州二十里遣將先奪泗北淮河橋守將焚橋遁走我

大兵遂夜渡淮翌日追五十餘里不及

我

大清兵克揚州明督師兵部尚書兼大學士史可法等死

之可法初聞
大兵日南下將移軍泗州防護祖陵輜重已發而左良玉稱兵名之入援渡江抵燕子磯黄得功已破良玉軍可法乃趨天長檄諸將救盱眙俄報盱眙已降
大清泗州援將侯方巖敗歿可法一日夜奔還揚州訛傳許定國兵將至殲高氏部曲城中人悉斬關出舟楫一空可法檄各鎮兵無一至者獨總兵劉肇基自白洋河在桃源縣西白洋鎮即潼水之下流也趨赴請背城一戰可法

持不許十八日

大清兵大至屯班竹園招諭可法及衛允文等降不從明日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拔營出降城中勢益單諸文武分陴拒守（舊城西門險要可法自守之作書寄母妻且曰死葬我高皇帝陵側）越二日

大清兵薄城下用巨礮擊城西北隅城遂破可法自刎不死一叅將擁可法出小東門既就執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乃殺之（可法死覓其遺骸天暑蒸變不可識踰年家人以袍笏招魂葬）

于揚州郭外之梅花嶺梅花嶺在揚州府新城廣儲門外一名土山劉肇基率所部四百人巷戰力不支與副將乙邦才青州人馬應魁字守卿貴池人莊子固字憲伯遼東人汪思誠等皆死衛允文赴水死及同籍侍郎張伯鯨自縊死知府任民育著緋衣安坐堂上就殺同知曲從直王纘爵鄞人知縣周志畏亦鄞人羅伏龍新喻人吴道正餘姚人運使楊振熙臨海人縣丞王志端孝豐人幕客盧渭字渭生長洲人歸昭崑山人等皆死之員外郎何剛字慤人上海人庶吉士吴爾壎崇德人皆叅可法軍事城破亦

投井死其他諸生高孝纘王士琇王纘王績王續又有武生戴之藩醫者陳天拔畫士陸愉義兵張有德市民馮應昌舟子徐某及婦女死節者不可勝紀時福王命劉澤清往援揚州而澤清已潛謀輸款我大清惡其反覆磔誅之按史可法本朝賜謚忠正

五月我

大清兵渡江

我

大清兵臨江總兵鄭鴻逵鄭彩以水師守瓜洲副使楊

文驄駐金山扼大江而守會王擢文驄常鎮巡撫兼督沿海諸軍文驄乃還駐京口合鴻逵等兵南岸與

大清兵隔江相持

大清兵編大筏置燈火夜放之中流南岸軍發礮石以為獲勝也日奏捷已丑夜

大清兵乘霧而濟廹岸諸軍始知倉皇列陣甘露寺鐵騎蹙之悉潰蘇松巡撫霍達（長安人）及文驄俱走蘇州鴻逵等縱兵大掠遁還閩中

明福王出奔太平

京口敗軍奔還南京大震福王荒宴至夜半跨馬自通濟門出走遂奔太平劉孔昭斬關追馬士英以黔兵自衛挾福王母妃走浙江亂兵入獄擁王之明立之時黃得功方收兵屯蕪湖福王潛入其營得功驚泣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猶可盡力奈何聽奸人言倉卒至此且臣方對敵安能扈駕王曰非卿無可伏者得功泣曰願效死

士英道廣德知州趙景和閉門拒守士英攻拔之遂走杭州阮

大鋮亦自上江逃至未幾

大兵至杭州潞王常淓開門降士英與大鋮俱走嚴州方國安營明年

大兵勦湖賊擒士英誅之大鋮乞降從

大兵攻仙霞關僵仆石上死

我

大清兵定南京

大軍營城北總督京營忻城伯趙之龍奉表納欵勳戚自魏國公徐州爵宏基之子駙馬都尉齊贊元尚光宗女遂平公主靈璧侯湯祚安遠侯柳祚昌等大臣自大學士王鐸

禮部尚書錢謙益等文武數百員并城內官民迎降

高傑子元爵及廣昌伯劉良佐等亦于沿途歸附得

馬步兵二十三萬

大兵遂入屯城中時刑部尚書高倬吏部尚書張捷副都御史楊維垣皆死之而庶僚殉難者則有儀制司主事黃端伯不屈死戶部郎中劉成治自縊死戶部主事吳嘉允詣方孝孺祠從容投繯死中書舍人龔廷祥投武定橋下死欽天監監丞陳于階自經于公署其諸生布衣死者則有吳可箕金璽陳士達等　端伯字元公建昌新城人成治字廣如漢陽人嘉允字純如松江華亭人廷祥字伯與無錫人于階上海人可箕徽州人璽士達俱南京人

我
大清兵至蕪湖明總兵田雄宣府人劫福王由崧以降靖國
公黃得功死之明亡
南京既定我
大清遣官兵及降將劉良佐等襲太平福王登舟欲渡
江走
大兵據江口截其去路黃得功以戰犾港時傷臂衣葛
衣以帛絡臂佩刀坐小舟方督麾下入總兵結束前

迎戰而良佐大呼岸上招降得功怒叱曰汝乃降乎忽飛矢至中其喉左偏得功知不可為擲刀拾所拔箭刺吭死本朝賜謚忠桓其妻聞之亦自經總兵翁之琪投江死田雄遂挾福王以降所屬總兵及部衆俱降我

大兵執福王至南京改南直隸為布政使以應天府為江寧府分徇郡縣無不歸附江南悉定

王師遂進平浙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六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章宗瀛

謄録監生臣張姚仁